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一一〇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全蒙統一運動
- 喀爾喀獨立的另類觀點 -

張啟雄著

* 係個人研究，不代表機關立場 *

目 錄

論文摘要	III
自 序	VII
序 論	IX
一、外蒙獨立	1
1. 謀定而後動	1
2. 帝俄策動	3
3. 獨立宣言	8
二、俄蒙的統獨論爭	13
1. 統獨底牌	13
2. 第一次統獨論爭	15
3. 第二次統獨論爭	17
4. 統獨鬥爭	20
三、統一喀爾喀	23
1. 接收買賣城	23
2. 輕取烏里雅蘇台	23

3.力克科布多	25
四、出兵內蒙	29
1.傳檄內蒙	29
2.響應乎、內向乎	30
3.五路出兵	42
4.獨統運動的失敗	44
結 論	49
表 格	53
參考文獻	67
索 引	73
圖 表	75

自序

1995年筆者曾撰《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一書。該書以「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為理論架構，就國家認同、統獨紛爭及主權歸屬交涉等三個層面，析論清末民初蒙雙方歷經由合而分，復由分而合的政治關係。主要目的，即在藉此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近現代之交的中國歷史，如何扮演其連續傳統與現代的橋樑角色。數年之後，重新審閱細讀，仍然覺得只有「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才能真正深入刻劃清末民初的中蒙宗屬關係，才能真正用中國的政治文化來解釋中國的政治行爲。唯一感到遺憾的地方，乃於論及喀爾喀宣告獨立之際，未能騰出部份篇幅論述內外蒙之政治關係，念茲在茲，乃撰〈全蒙統一運動－喀爾喀獨立的另類觀點〉一文，以補不足。

又，本文原應蒙藏委員會之邀，於2000年12月16日，赴外蒙烏蘭巴托（Ulaanbaatar）參加「1910-1919 中蒙政治關係研討會」（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jing and Khuree in 1910-1919）的會議論文。旋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山室信一教授之請，並經蒙藏委員會之同意，投稿於『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復承山室教授央請加藤雄三先生譯為日文，刊於京都大學。謹藉此機會向山室信一教授及加藤雄三先生表示衷

心的謝忱！

2001年7月，復遵蒙藏委員會之囑，在該會研究委員會舉行口頭報告。於是，以會議論文為基礎，另行撰添唐努烏梁海部份，並對全文略加潤飾，提交蒙藏委員會。報告時，又承諸專家學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提出各種建設性意見，其中以政治大學教授林恩顯先生、廖淑馨女士之意見，尤令作者獲益匪淺。此外，政治大學蕭金松教授、藍美華教授、海洋大學黃麗生教授、中央研究院同仁張秋雯女士，及故宮博物院陳維新先生，或提出足堪深思的見解，或提供可貴的資料，甚至為拙稿潤筆，在在皆讓本文生色不少。另，隋皓昀、劉宗智、若松大佑兩位先生代為蒐集資料、訂正文稿，亦勞苦有加，均謹藉此片隅，一併致謝！

張啓雄 謹識於南港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序論

喀爾喀獨立運動是單純的外蒙古獨立運動？或者是以喀爾喀為中心的蒙古族國家統一運動？喀爾喀獨立運動與全蒙統一運動之間又有什麼關係？

從戰略的觀點來看，假如外蒙獨立運動為一涵蓋布里雅特、呼倫貝爾、唐努烏梁海、內蒙（東蒙、西蒙、南蒙）¹、外蒙等全蒙各地之全蒙統一運動，那麼外蒙如何打開對俄、甚至於對各列強之外交，又如何利用外援（金錢、武器、人員）、如何運籌帷幄、如何調兵遣將、如何補給等通盤的統一戰略，喀爾喀均應於事前有通盤之戰略構想與戰略佈署，這幾個問題就成為本文在研究上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架構。

一般而言，喀爾喀獨立運動就是外蒙古的獨立運動，這是學界的定論。不過，本文認為喀爾喀的獨立運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外蒙古獨立運動，而且它也是一種全蒙民族的國家統一運動，甚至於是一個自始至終都是很有計畫的戰略設計。換句話說，它並不是一個臨時起意，或隨機應變的結果，當然也不是倉卒行事的突發事件。雖然，外蒙從一開始就對喀爾喀獨立、創建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等達成目標的情勢缺

¹ 庫倫方面曾將內蒙概分為東蒙、西蒙、南蒙等三部份。為行文方便起見，本文凡是提及東蒙、西蒙或南蒙之處，皆從其分類。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1911年7月-1916年8月）（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第60號文書。

乏客觀認識。尤其是它在從事獨立建國、統一全蒙之際，對其自身所應具備的實力與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專恃外力，致收挫敗苦果。但是本文仍擬以外蒙對內蒙的進出，其中尤以對呼倫貝爾、唐努烏梁海及察綏蒙旗之東西二盟的進出，來考察 20 世紀初年喀爾喀蒙古所領導之全蒙統一運動的成敗。

從巨視觀點來鳥瞰事件的話，1911 年冬，喀爾喀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告獨立。首先，喀爾喀奉其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並組織庫倫中央政府，建立民族、國家的認同中心，確立執行國策、統一全蒙的權力機構。又，在戰略設計下，首先推動喀爾喀統一，於是採取行動，第一步先併買賣城，以打通銜接俄境恰克圖的通道，第二步則出兵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以統一四盟，鞏固地盤。在擴張地盤的同時則推動第三步，遣使分赴內蒙各盟旗傳檄，昭告活佛登極、外蒙獨立、蒙古統一事宜，進而策動內蒙歸附庫倫，甚至意圖染指北蒙即俄境布里雅特蒙古，以建立大蒙古帝國。

1912 年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方面派遣王公喇嘛等分別潛往內蒙各盟旗遊說王公喇嘛歸順，一方面派遣五路大軍，西起烏拉特中旗、經後旗、東至錫林郭勒盟各旗進犯內蒙，企圖以武力佔領內蒙，強行統一內外蒙古，建立大蒙古帝國。

呼倫貝爾領袖勝福，早於同年（1912 年）四月間，在喀爾喀蒙古宗教兼政治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的傳檄號召下，接受蒙古皇帝的冊封，奉共戴年號，成為蒙古國的一部分。隨後又見俄蒙簽訂協約後，俄國並未承認庫倫政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蒙古國淪為在俄國保護下實行自治的外蒙，其管轄領

域限於喀爾喀四盟，外蒙企圖統一內蒙的政治性法理基礎爲之崩解，來自俄羅斯的唯一外援也有斷絕之虞。雖然如此，外蒙仍然不死心，繼續進出內蒙。但是，呼倫貝爾卻體會到與其透過外蒙倚賴俄國保護，不如自行依附俄國，以求取自治，更爲實在。自此，外蒙統一呼倫貝爾的計畫，終告落空。

1913年，中俄簽訂聲明文件及聲明附件，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有宗主權，外蒙土地爲中國之一部分，中國則承認外蒙有自治權。在法理上，外蒙不但不能獨立，而且必須遵守在中國宗主權下、中國領土完整下之一部分的規定。1914年，中俄蒙三方依據聲明文件在恰克圖開會解決蒙古問題，1915年訂立中俄蒙協約，規定蒙方取消蒙古國的國號，改稱外蒙古自治官府；哲布尊丹巴取消帝號，改稱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受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取消年號，奉民國正朔，但得兼用蒙古干支紀年。從此外蒙不但無法統一全蒙，即使連蒙古國的國家地位也無法維持，甚至於連中央政府名義的使用也在禁止之列。情勢急轉至此，外蒙的獨立運動與統一運動，乃告徹底失敗。

以上乃是從巨視觀點來鳥瞰事件的發展過程，它證明了民族之獨立運動可以衍生出民族之統一運動的方向。以下則就微視的觀點分析史料，以論證蒙古民族之獨立運動的發展與統一運動間的相互關係。

一、外蒙獨立

1、謀定而後動

1911年7月10日(清宣統三年六月十五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利用王公每年一度到庫倫向活佛進獻「丹書克」¹以爲壽禮的機會，召集各盟封建王公和上層喇嘛十八人舉行會盟會議。這次會議公開的議題是討論清朝關於移民墾殖外蒙古和修建張家口至庫倫間的鐵路計畫，而實際上卻在討論蓄謀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的問題。² 他們背著庫倫辦事大臣，有時在庫倫城外的山坡上、森林裡，有時則躲進俄國僑民的住宅裡，進行密謀。³ 在活佛哲布尊丹巴的主持下，籌謀既定，即按部就班付諸實行。第一步，就是取得俄國的外交支持和武器、彈藥、貸款等軍經援助。然後，在俄國的大力支援下，宣告獨立，這是第二步。至於，攻佔買烏科（買賣城、烏里雅蘇台及科布

1 「丹書克」爲藏文，譯音爲 bstan-bzhugs，意爲長壽永生、久住世間之義，乃祝壽文書。

2 根據外蒙外務長車林多爾濟對陳籙的說法，大胡子喇嘛布和巴彥是外蒙獨立的始作俑者。他說：「此人，爲外蒙獨立時最先發起人」。又說：「適海山烏泰等由內蒙來庫，種種勸誘挑撥，杭達多爾濟首先爲其所動…（中略）…如無海山來庫，外蒙或不至有獨立之事」。

陳籙，《止室筆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版，出版年不詳）；〈奉使庫倫日記〉卷二，民國五年正月十五日；〈奉使庫倫日記〉卷三，民國六年三月十五日。

3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1-3 號文書。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國與辛亥革命時期外蒙古的“獨立”“自治”〉，中共內蒙古地區黨史研究所編，《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呼和浩特：內蒙古

多)，鞏固地盤，乃是第三步。最後一步，則是傳檄內蒙，號召蒙人歸順庫倫。遇有不服，則分兵降之；遭遇華軍，則聯俄決戰，企圖以文攻武嚇的方式，統一全蒙。

此次王公喇嘛會盟會議中，擬定了活佛致沙皇乞求援助蒙古「獨立」的信件，表示爲了換取沙俄的支持和援助，接受沙俄對蒙古「國家」的正式保護，文件是以哲布尊丹巴的名義，但由與會者共同簽署的形式發出，會中也決議派遣杭達多爾濟，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之外交大臣的名義，攜帶信件，率領代表團，秘密前往俄國首都聖彼得堡。⁴ 7月28日，哲布尊丹巴將王公會議的決議告知俄國駐庫倫代理領事拉弗多夫斯基(Lavdovsky)，並乞求沙俄立即派遣軍隊到庫倫來保護他們。拉弗多夫斯基也於當天將情況急電聖彼得堡。7月29日，哲布尊丹巴下令遣派王公喇嘛代表杭達多爾濟親王、呼圖克圖之助手金庫員司車林齊密特(Tseringchimed)及海山(Khayisan)等偕同五名隨員，秘密前往俄都聖彼得堡，請求俄國援助和庇護。⁵ 其中，海山爲出身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他之所以被列入使節團是因爲他的身份具有暗示性的意義，所謂暗示性的意義就是指他出身內蒙，外蒙可假藉其名，編爲內蒙王公代表，赴俄求援。也就是說，「蒙古貴族們把從滿洲獨立看作

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80。

⁴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3號文書。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國與辛亥革命時期外蒙古的“獨立”“自治”〉，《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頁280。

⁵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2號文書。

是建立包括南蒙古在內的“大蒙古國”的開端」。⁶7月30日，王公喇嘛秘密會議正式結束。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人密謀獨立、背華投俄的行為，正是沙俄帝國主義夢寐以求的，也是它長期進行種種陰謀活動的直接後果。對此，沙俄政府也曾直言不諱地承認：

誠然，在蒙古問題上發生之危機，並不出我們所料，因自很久以來我國一直支持和庇護蒙人；我國一些駐蒙代表在頗大程度上促使蒙人產生一種信念，若想與中國脫離關係，他們可以指望得到俄國之援助。⁷

2. 帝俄策動

清末外蒙喀爾喀四盟王公，既對清朝政府在蒙古實施新政，尤其是對殖民、設官、練軍等三事，特別感到恐慌，認為：「中國人施行新政之目的在於徹底奴役蒙古」。⁸正好，此時俄國政府也爲了南下外蒙，苦無入蒙之道，遂命令其駐蒙代表採取分裂中蒙的策略，並以「支持和庇護蒙人」的手段，來使蒙人產生「若想與中國脫離關係，他們可以指望得到俄國之援助」的信念。因此，始有不滿清朝新政的外蒙王公開始尋求俄國援助的想法，又在俄國駐蒙外交代表及領事的長期介入之下，鼓動之餘，外蒙始有決定在庫倫召開蒙古全體會議，「討

⁶〔蒙〕彭察克諾爾布《蒙古自治史》烏蘭巴托，1955年，頁31。轉引自中見立夫著，甘旭嵐譯，〈海山與烏泰—博格多汗政權下的漠南蒙古人〉，《內蒙古近代史料譯叢》第三輯，（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63。

⁷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號文書。

⁸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號文書。

論蒙人應採取何種措施，以對付中國人對蒙人的徹底奴役」之舉。⁹

此時，駐庫領事拉弗多夫斯基算準蒙古王公尋求獨立，只有向俄國請求庇護一途，此外別無管道可循。1911年7月1日，拉弗多夫斯基曾向駐京俄使廓索維慈（Ivan J. Korostovets）報告，表示：「對我國在蒙古奉行之政策方針發生極大影響之時刻，可能即將到來」。他建議：俄國出面干預，「給予蒙人庇護」，否則俄國將會「喪失我國目前在該地所享有之崇高威信和好感」，更嚴重的是「另一大國（按指中國）將會出現於蒙古，並取代我國在蒙古之地位」。¹⁰無疑的，俄國的介入，將引爆中蒙主屬關係的危機，使蒙古事務變得更為複雜。王公會議雖然決定向俄國請求庇護，不過在俄國勢力正式介入之前，外蒙對於清朝政府的新政要求，暫時仍須予以敷衍。

俄國代理內閣總理大臣郭可華慈（Kokowzew，又譯為科科弗采夫 V. N. Kokovtsov，當時任財政部長）主張利用此次外蒙代表團訪俄之機，「與其談判，并“設法使此事符合我國願望。在此種狀況下，此事或許在即將舉行的俄中談判中，能使我們得到好處”」。¹¹換句話說，俄國的策略是企圖利用蒙案危機漁利，採取先與外蒙代表談判，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再挾此既成事實與中國談判，逼迫中國承認。8月15日，外蒙代表團抵聖彼得堡，17日俄國政府迅即為此舉行特別會議，

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號文書。

¹⁰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號文書。

¹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2號文書。

當場決定支持外蒙獨立運動的方針與程度，認為最符合俄國政治宗旨和當前政治局勢的作法是：

帝國政府在蒙古問題上不主動發表意見，不承擔以武力支持喀爾喀蒙人脫離中國之義務，而是居間調停，通過外交途徑支持蒙人捍衛獨立之願望，勿與其宗主國君主清朝大皇帝脫離關係。¹²

由此決議可知，俄國支持外蒙獨立運動的程度是有限的，外蒙的獨立運動必須在不脫離中國宗主權的架構下，俄國願意以外交調停的方式支持蒙人，但不承擔對中國武力衝突的義務。根據上述方針，俄方又擬定了(1)展開對華交涉，(2)承諾軍援外蒙，等兩大進行步驟：

(1)展開對華交涉

沙俄首先命其駐北京公使向清朝外務部遞交照會，表示：鑒於喀爾喀與我國為鄰，我國在該地有巨大貿易利益，帝國政府對喀爾喀地區之新政計劃在該區蒙人所引起之騷亂，不能漠然置之。而且，以破壞邊界安寧為目的之新政本身，與最近屢次向我們表示中國政府願與俄國保持友好關係之保證互相矛盾。甚至於應向中國政府表明，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擬在喀爾喀進行之軍事和行政改革“是敵視俄國之行動”。¹³

(2)承諾軍援外蒙

對抵達聖彼得堡之外蒙代表團說明：蒙人徹底脫離中國之願望，此刻尚不能實現，但允諾俄國將支持他們為捍衛喀爾喀

¹²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號文書。

¹³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號文書。

之獨特制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為達此目的起見，俄國應在庫倫派駐軍隊。特別會議決議：應立即派遣兩連哥薩克部隊帶著機槍，加強俄國駐庫倫領署衛隊。¹⁴

首先，關於對華交涉。8月28日，駐華公使廓索維慈照會清朝外務部，表示：「俄國對於中國在蒙所採手段，不能淡然置之；蓋此項手段，有危蒙古地方現狀，搖動鄰居友好關係，故也」。此外，他更建議彼此共同協商此事。外務部照覆俄國表示：「中國在蒙所採手段，實未妨害俄國利益；並嘗飭令庫倫方面中國辦事大臣，勿用壓迫方法」。¹⁵ 對於俄國的照會，清朝外務部左侍郎胡惟德，又於9月7日，以口頭方式加以答覆，表示中國對蒙新政之目的，在於改善這一十分落後地區之內部狀況。墾殖是在空閒土地上，於蒙無害；駐軍乃為有效施政，防止騷亂，安定蒙古，於俄有利。並進一步指出蒙古問題乃純屬中國之內政，與中俄友誼有何關係。¹⁶ 俄國則又再次向中國表示喀爾喀的紛擾，可能波及俄國的布里雅特蒙古臣民，「這使我們有理由希望中國政府注意我國之意見書。倘中國政府不願聽從我國勸告，則它要對自己之行動後果負責」。¹⁷ 此時，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已日益壯大，俄國政府的對華態度也因之逐漸強硬起來，乃命令廓索維慈利用清朝中國南方革命發生困擾之際，「將中國人口頭上所承認我國解決蒙古前途

¹⁴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號文書。

¹⁵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影印版，民國62年），頁5-6。

¹⁶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6號文書。

¹⁷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7號文書。

問題之原則，以某種文件固定下來。…（中略）…日後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文件儘量使蒙古現行制度不受侵害」。¹⁸ 換句話說，取得中國的書面保證，作為日後干涉外蒙事務的張本。為了掌握書面證據，廓索維慈乃向中國外務部遞送備忘錄，稱：

中國政府在北京及通過中國代辦在聖彼得堡對蒙古問題所作口頭保證，…（中略）…帝國政府已飭令俄國駐庫倫領署向呼圖克圖及王公宣布，中國政府業已通過明智決定，緩辦蒙古新政，并補充說，（中國政府方面）對被派往聖彼得堡之代表團成員及其親屬不會進行任何迫害或懲治。…（中略）…倘現在中國政府對此項聲明不提出任何異議，則此項聲明將被視為解決問題之準則。

19

在俄方周密的設計下，中國即使不予答覆，俄國也能以中國對此項聲明無異議，而掌握書面證據。總之，中國不論答覆與否，俄國都能以書面證據套牢中國。

至於，關於軍援外蒙獨立運動的武器，根據俄方 1911 年 11 月 16 日「蘇克賀林諾夫致尼拉托夫」的史料記載，在駐庫倫俄國領事館的奔走下，俄國曾經「將步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彈藥七百五十萬發，交給外蒙」。²⁰ 傾向獨立的蒙古王公們，在俄國的外交支援與軍事援助下，無不躍躍欲試。相反的，清朝政府在俄國的外交牽制與軍事恐嚇之下，

¹⁸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9 號文書。

¹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10 號文書。

²⁰ 蘇聯《紅色檔案》雜誌，期 37，頁 13。轉引自復旦大學歷史系同書編寫組，《沙俄侵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 年），頁 431。

動彈不得。²¹

3. 獨立宣言

1911年10月10日，高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大旗的武昌起義一發生，中國各省紛紛宣告獨立。此時，部分蒙古王公受到中國本部革命風起雲湧的鼓舞，加上駐華公使廓索維慈向他們保證：「我國政府同意向蒙人提供武器」，再經由使署私下勸告他們，「切莫放過中國發生革命這一非常有利之時機，以保證喀爾喀之獨立發展」，此等情形，使蒙古王公的「獨立願望更加堅定起來」。²² 及見滿清王朝大勢已去，乃敢倡言獨立。外蒙王公喇嘛們遂於11月30日（宣統三年十月十日）行文辦事大臣衙門，假稱：

現聞內地各省相繼獨立，…（中略）…我喀爾喀四部蒙眾，受大清恩惠二百餘年，不忍坐視，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傳檄徵調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大清皇帝，請即日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以便啓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時內，明白批示。²³

²¹ 關於帝俄策動的外蒙獨立，請參閱：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頁28-33。

²²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3號文書。

²³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文海出版社影印版，台北，民國54年，頁10。陳氏撰寫本書所根據之史料，據作者於該書〈例言〉所稱，乃出自〈庫倫兩掌記室〉，即庫倫使署室檔案。該檔案原藏庫倫，現藏何處，無人提及下落，亦未再見有徵引該原檔案者。該書之史料性，據曾經整理外交部檔案，並將之編輯成《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史料集的李毓澍比對之後，李氏為陳氏書作序時，曾譽之為「信而有徵」。

然後效法中國本部各省的獨立宣言，於同日向庫倫大臣三多宣布蒙古獨立，並下達驅逐令：

刻本蒙古已定宗旨，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我佛為哲布尊大皇帝，不日誦吉登極，…（中略）…請貴大臣，明日即速帶同文武官員兵丁等出境。²⁴

外蒙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更於同晚七時降諭，首先痛責其主國滿清，稱：

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為不厚。乃近年以來，滿洲官員，對於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²⁵

譴責完畢，隨即宣布蒙古獨立，宣稱：

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布獨立，以期萬全。現已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大蒙古獨立國大皇帝。

²⁶

隨後，檄告內外蒙各盟旗，文稱：

本蒙古前以清皇仁德，推崇黃教，是以傾心歸服。近年以來，有名無實，本蒙古所受一切困苦，逐日增加，情事昭然，人所共見。現值南方大亂，各省獨立，清皇權勢，日就凌夷，國體變更，指日可待，…（中略）…滿

²⁴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民國 54 年），頁 10。

²⁵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頁 11。

²⁶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頁 11。

漢之現象如此，亦滿洲之不德所致也。我蒙古亦宜聯合各盟，自立為國，以便保我黃教。²⁷

根據上述，可以明白蒙古藉為獨立的理由，是「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其所以聯合各盟，自立為國的目的，還是為了「以便保我黃教」。蒙古在尋求獨立的同時，也派使節赴俄，請求俄國派兵保護。當時，庫倫大臣三多所率軍隊僅一百三十名，可是來援的俄軍卻有千餘名。在五千餘名各擁俄式武器裝備之俄蒙聯軍的威脅下，²⁸ 三多反而淪為俄國保護，於 12 月 4 日在哥薩克兵保護下離開庫倫，經恰克圖返國。代表清朝主權管轄喀爾喀的庫倫大臣，竟遭外蒙驅逐出境。

親俄派領袖杭達多爾濟在取得俄方軍援外蒙的承諾後，迅即由俄歸蒙，並於獨立次日（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西曆 12 月 1 日）入謁活佛，力勸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登極稱帝，他說：

清有內亂，各處皆已獨立。我蒙古本可自立為一國，佛爺即為大皇帝，其尊無對，何為自卑為清屬。²⁹

活佛雖宣布蒙古獨立，然猶不敢妄自稱帝，及杭達多爾濟

²⁷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編，〈民國以來蒙古資料彙編〉（台北：金蘭文化出版社，民國 65 年），頁 175。

²⁸ 關於俄國軍援外蒙之事，參見：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頁 11-12。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5 年），頁 6。

蘇聯《紅色檔案》雜誌，期 37，頁 13。轉引自《沙俄侵華史》，頁 431。

磯野富士子，〈モンゴル革命〉（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年），頁 39。

²⁹ 林唯剛，〈俄蒙交涉始末〉，〈民國經世文編〉，外交 22（台北：文星書局，民國 59 年），頁 4。

勸進，活佛與其左右，皆為所動。12月28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九日）³⁰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遂行登極禮，服龍袍黃冠，登寶座，即帝位，為喀爾喀皇帝。又定帝號為額真汗，年號為共戴，國號為蒙古國。於是庫倫為都，設立政府，以二達喇嘛為內閣總理，³¹ 三音諾顏為副總理，下設內務、外務、財政、兵、刑五部。除內務大臣由總理兼任外，以杭達多爾濟親王為外務大臣，圖盟長察克都爾札布為財政大臣，達賴王棍布蘇倫為兵部大臣，那木薩賴為刑部大臣。此外，王公貴族和上層喇嘛們也組成了上、下議院。至此，在形式上，庫倫政府的中央政治組織遂初告完備。庫倫政府為了經營內外蒙一家的統一氣氛，內蒙流亡庫倫運動家也一併封官晉爵。喀喇沁旗貴族海山，任為內務部司官；哲里木盟札薩克圖郡王烏泰，也被授予司法副大臣的高官，並由郡王晉封為親王。³²

俄國政府也以槍枝炮彈作為賀禮，慶祝「庫倫政府」成立。

³⁰ 本處日期，陳崇祖氏記為十月初九日即西曆1911年11月29日。

Williams氏則記為1911年12月28日，依陳氏之文脈及行文時依時間序列安排的手法來看，當然以12月28日較為合理。因此，本文依Williams氏之記載。

E.T. William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X, Oct., 1916, p.803.

³¹ 根據呂一燃的考證，外蒙首任總理大臣就是庫倫大臣三多幕僚梁鶴年所說的達喇嘛車林齊密特，而不是俄蒙協約俄方議約全權代表廓索維慈所說的牙（札）薩克圖汗。

呂一燃，《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206-214。

³² 梁鶴年，《庫倫獨立始末記》，陳籙，《止室筆記》（台北：文海書局，1968年），頁187。

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台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54年），頁13。

³³ 不過，俄國總理大臣郭可華慈對於「庫倫政府」，評價甚低。他說：「(外蒙)乃係一種既無政府，又無財政，更無司法之地。其中並極簡單之國家組織，亦復無之。實際上，只有一塊土地，只有一個遊牧民族；所有政府一切組織，現在尚在待創之列」。

³⁴

「大蒙古國」雖已正式宣告獨立，可是在國際關係上，並無正式承認其為國際法主體者，俄國自在其中。「庫倫政府」雖曾與「拉薩政府」締約，相互承認各自的獨立地位，惟兩者均未為他國所承認，皆非國際法之主體。除「拉薩政府」之外，只有俄國與外蒙締結俄蒙協約，而且該約也明白表示僅止於承認外蒙在中國宗主權之下具有“自治”之地位而已，並未承認其具有作為獨立國的國際地位。³⁵ 其後，俄國急欲與中國訂立中俄蒙協約者，蓋以外蒙非國際法之主體，所訂條約沒有(宗)主國之承認，不得有效之故。³⁶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13 號文書。

³³ 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73 年台初版)，頁 80。

³⁴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33。

³⁵ E. T. Williams, *op. cit.*, p.803.

³⁶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頁 33-38。

二、俄蒙的統獨論爭

喀爾喀獨立，不只是外蒙獨立，同時也是全蒙統一的運動，它不但曾被付諸行動，而且在理念上也有激烈的爭辯。在當時，全蒙統一運動是一種在意識形態指導下，有計劃的行動。所以，它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行動。將它盡情發揮的場合則是俄蒙協約的交涉過程，而將它表露無遺的人物則是三音諾顏汗那木囊蘇倫和達（大）喇嘛（Da Lama）車林齊密特。

1、統獨底牌

廓索維慈原任俄國駐華公使（1907-1912），於 1911 年冬回國時，適外蒙宣告獨立、求俄援助之際，於是俄國外交部乃派其赴蒙議約。他的任務是根據沙俄事先擬定的約文內容與外蒙締結俄蒙協約，以使外蒙在政治上脫離中國自治，成為俄國的保護國；在經濟上成為俄國的殖民地。交換的條件則是承認蒙古自治，並允助蒙抗華。³⁷ 1912 年 9 月，他由聖彼得堡出發，密赴庫倫。10 月 6 日，他在俄領事館與蒙古王公——總理大臣三音諾顏、外務大臣杭達多爾濟親王、內務大臣大（達）喇嘛等舉行會議。席上，雙方曾就蒙古的領域問題和統獨問題，發生爭議。

首先，廓索維慈表示，俄蒙若能「結一條約」，當更易使俄國「贊助蒙古自治」。對此，大（達）喇嘛則表示，蒙古王

³⁷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36 號文書。

公那彥圖將來庫議約。在俄蒙締約之前，想知道俄國所開之條件是否較中華民國所開者為優，並強調蒙古獨立乃欲合內外蒙「併為一家」。於是，廓索維慈乃就領域與獨立問題展開答辯，稱：

余奉命談判者，只是關於外蒙或喀爾喀問題。至於內蒙問題，則尚不能提及。³⁸

廓索維慈又說，蒙古若擅自「與華訂約，則其結果勢將等於自行取消獨立」。他強調：

我們之意，以為蒙古若能組成一種「緩衝國」，則可以成為我們疆界藩籬，以抵抗中國侵略，故也。³⁹

至於，俄方所擬約款，蒙方接受與否，「靜聽蒙人自行取決」。三音諾顏答以當轉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⁴⁰ 第一次會議就此結束。

外蒙當局因不滿俄方所擬約案，乃自擬一份條約草案向廓索維慈提出。草案一開首，即開宗明義的強調蒙古之獨立，稱：

蒙古脫離中國之羈絆，並宣告在本國可汗至尊統治之下，自組獨立國家。俄國首先承認蒙古獨立，而且負責保護，…（中略）…承認蒙古對外獨立。⁴¹

此與俄國所擬僅止於「承認喀爾喀內政自治」者，大相逕

³⁸ 日俄密約規定北京子午線以東界南滿之內蒙地區為日本勢力範圍。日俄妥協則是俄在遠東國際政局安定，專力對付歐洲的根本之道，也是當時奉行的國策。

³⁹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57。

⁴⁰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55-58。

⁴¹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59。

庭。此外，外蒙一方面既向俄國作諸多要求，比如：

- (1) 以“蒙古”一詞代替“外蒙”或“喀爾喀”一語。
- (2) 承認蒙古為“獨立國”，而非中蒙宗藩關係的“自治國”。
- (3) 將內蒙及其他願意歸附之蒙旗，全部歸併蒙古統轄，以統一內外蒙。
- (4) 承認“額真汗”名號，約中明定蒙古人民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
- (5) 互派大使駐紮，等等。

另一方面，外蒙卻又堅持蒙俄二國必須基於獨立對等的原則訂約，並拒絕俄國所提的各項權益要求。諸如：

- (1) 在蒙不得收買土地，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權。
- (2) 不得以物易物，不得放債營利，等等。

因此，俄國外交大臣沙佐諾夫接到議約全權代表的報告後，乃訓令廓索維慈，稱：「所擬之草案，不得多所變更。而且關於蒙古要求政治獨立，以及要求劃入內蒙兩事，絕對加以拒絕」。⁴²

2、第一次統獨論爭

在第二次會議席上，廓索維慈即依據此項訓令，斷然表示外蒙所提方案，「俄國不能接受」。於是，廓索維慈與三音諾顏代表俄蒙，雙方展開了一場論爭。

⁴²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60、62、65、66 號文書。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0。

(1)關於獨立：

廓：俄國萬難即時承認蒙古完全獨立。

三：蒙古所努力者，不在求得自治，蓋此種自治，蒙人殊不重視，故也。蒙人之意，乃在求得真正獨立。換言之，即是完全取消中國在蒙宗主權，…（中略）…承認中國在蒙宗主權一層，實無異於恢復中國統治蒙古之權。⁴³

(2)關於統一蒙古：

廓：俄國後貝加爾湖地方，亦含有蒙古種之布里雅特人。因此之故，蒙古國家主義者，如欲聯合全蒙，則不但將與中國開戰，並將與俄國開戰。蓋俄國方面恐難因為玉成蒙古國家主義理想之故，甘願自將後貝加爾湖一地放棄，故也。

三：一九一一年蒙古代表逗留聖彼得堡之時，俄國各部大臣對於蒙古完全獨立一事，曾給以確實保證。彼等並向蒙古代表建議：不要僅僅聯合喀爾喀而已，必須將全蒙一齊聯合起來，方可。…（中略）…而現在俄國所提各種條件，殊與前此約言不符，…（中略）…實無異於直將蒙古瓜分為二，其中一部分，只是空懸獨立之標幟，其他一部分，則勢將從此化成中國領土。⁴⁴

關於獨立：俄方主張“在中國宗主權下，外蒙自治”，外蒙則認為他們所追求的並不是自治，而是真正的獨立。⁴⁵ 因此，

⁴³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1-62。

⁴⁴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1-62。

⁴⁵ 關於俄蒙間的統獨論爭摘自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頁 81-88。

主張“即時而完全的脫離中國獨立”。關於統一：俄方主張“限於喀爾喀四盟”，蒙方認為不僅聯合喀爾喀而已，而且應該“聯合全蒙”。在廓索維慈的解讀下，認為聯合全蒙，可能涵蓋俄境布里雅蒙古。因此，他警告外蒙：“如欲聯合全蒙，則不但將與中國開戰，並將與俄國開戰”。歸納言之，在獨立的議題上，俄方不支持蒙方主張的脫離中國完全獨立；在統一的議題上，俄方不支持蒙方主張的全蒙聯合或全蒙統一。

3、第二次統獨論爭

曾於 1911 年為外蒙活佛派赴聖彼得堡交涉獨立事宜的達（大）喇嘛，憤於俄國出爾反爾，乃強調內、外蒙不能脫離的統一情結，而且主張外蒙既已獨立為國家，則俄蒙兩國當以平等資格，訂結條約。

廓索維慈乃再以俄之抑華助蒙政策反駁達（大）喇嘛，並斥責蒙人允許中國代表那彥圖前來蒙古，兩者之間遂又展開另一場論爭。

(1)關於獨立：

廓：聖彼得堡約言一事，…（中略）…如其果有此言，則亦不過我們外交當局，意欲利用外交勢力，以制止中國對蒙採取嚴厲手段而已。…（中略）…至於俄國方面，則固早已宣言，承認蒙古自治，並允助蒙對華。但此種宣言，係以訂結俄蒙條約為先決條件。

達：蒙古政府絕對不願訂結任何條約，將中國在蒙宗主權，重新加以證明。…（中略）…俄蒙條約，對於蒙人並無實利

可言，只將蒙人置諸鐵砧之上，鐵錘之下，任意敲擊而已。並有人謂，此種條約用意，無非俄國欲將蒙古暗中置諸自己保護之下。…(中略)…蒙人殊不願脫離中國奴籍之後，又變為俄國奴隸。而且俄國政府並無絲毫誠意與蒙磋商條約，乃是勒令蒙古無條件投降的接受俄國要求而已。⁴⁶

(2)關於統一蒙古

廓：俄蒙條約，果能告成，則將來喀爾喀方面不難設法再與內蒙協商。

達：喀爾喀寧肯與華一戰，以保獨立。戰而不勝，則願與內蒙同其命運。換言之，即彼此仍舊同為北京屬國，是也。倘若喀爾喀坐視南蒙東蒙成為奴隸，以作自己獲得自由之代價；則不如全體蒙人聯合起來，大家死在一處之為善。⁴⁷

「親俄乎？親華乎？」，達（大）喇嘛主張「宜待中國代表那彥圖到來之後，視其所提條件如何」，再作決定。廓索維慈見情勢不利，乃脅迫蒙古稱：「余因達（大）喇嘛出言侮辱之故，決意停止談判」。⁴⁸ 第二次交涉會議，因之不歡而散。⁴⁹

歸結言之，蒙方希望在條約上，確立「蒙古既不依附中國，亦不依附某一大國之完全地位」，而且「希望將協約及專條擴大應用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及比鄰喀爾喀之其他地方」。⁵⁰ 因為庫倫統治者認為：

⁴⁶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2-64。

⁴⁷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2-64。

⁴⁸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4。

⁴⁹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頁 86-89。

⁵⁰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56 號文書。

利用協約為全蒙古謀利益是喀爾喀義不容辭之責任，業已歸附之南蒙、東蒙及西蒙之蒙人均渴望得到援助，拒絕他們的請求就是不愛國，就是背信棄義。⁵¹

這就是他們的使命與任務，因此達喇嘛、三音諾顏及多數王公均表示：「正當他們的同族遭受中國迫害，且不能指望誰為他們的利益出面干涉之時，喀爾喀如接受本協約，並利用本協約僅僅為自己謀利，即是自私和非愛國之舉」。⁵² 正因為如此，所以廓索維慈乃勸告外蒙諸大臣，稱：

切勿迷戀於完整、統一的蒙古的思想，而應借助俄國以確保喀爾喀自治。當喀爾喀聯合起來並制定出一定的國家體制時，再考慮吸收蒙古其他地方。我補充說，此種脫離羈絆之統一運動，並非如蒙人所想像，可一舉成功，而有個歷史演進過程，並要作出極大努力和犧牲。俄國政府的確聲明過，將承認外蒙自治，並準備給予支持，但俄國政府從未打算承認外蒙為獨立國。⁵³

沙俄政府也當即表示，蒙人企圖在內外兩蒙疆域之內，建立獨立國家，俄國政府不能接受。蓋俄國政府對於蒙人此種運動，固不能擔任巨責，許以武力相助，故也。但吾人必須力使蒙人徹底明白，若無俄國實力之助，則聯合全蒙成為一家之舉，絕對不能成功。俄國所擬草案，對於蒙古現時局面，甚為相適。倘若喀爾喀勢力漸趨堅固，則自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之中堅。

⁵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60 號文書。

⁵²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61 號文書。

⁵³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66 號文書。

然後聯合蒙古各族成爲一家。⁵⁴

4、統獨鬥爭

民族主義派的達（大）喇嘛爲了蒙古之獨立與統一，乃聯合親華派力倡俄國帝國主義計劃侵蒙之說，以爲鼓吹，並運動「停止俄蒙談判」。⁵⁵ 俄國政府爲了達成既定的對蒙政策，乃訓令廓索維慈繼續向蒙古施加壓力，稱：「若無俄國之參與，而蒙古逕與中國訂約，則俄國政府對於此種條約，決不加以承認」。⁵⁶ 廓索維慈爲了圓滿達成任務，乃對達（大）喇嘛展開權力鬥爭，遂透過親俄派領袖杭達多爾濟親王，疏通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妻達吉尼母遊說活佛，「將達（大）喇嘛暫時遣去」。⁵⁷ 達（大）喇嘛被支開後，無緣與會議約，俄蒙談判終於順利重開。

俄國政府爲了使談判能順利進行，改採威脅利誘的手段。於是調派上烏丁斯克（Verkhne Udinsk, 即今烏蘭烏德）軍團所屬砲隊，「前往庫倫以及烏里雅蘇台地方，並令余（廓索維慈）利用此種機會，以使蒙人接受我們條件，並與北京斷絕談判」。⁵⁸ 俄軍名爲助蒙防華，實則以軍隊脅迫蒙古簽約。俄國政府在取得「以關稅礦稅爲抵押」的條件下，當場應允「貸與

⁵⁴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5。

⁵⁵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6。

⁵⁶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5。

⁵⁷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6。

⁵⁸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7。

蒙古政府二百萬盧布」。⁵⁹ 達（大）喇嘛車林齊密特被支開後，喀爾喀在俄方的威脅利誘之下，終於同意締結條約，結束談判。

歸納言之，喀爾喀雖有強烈的外蒙獨立、統一全蒙的使命感，但是在俄國的壓力下，追求獨立僅得自治，追求全蒙統一僅得喀爾喀四部。結果，統一北蒙必須與俄決戰，統一東蒙、西蒙、南蒙必須與華決戰，在得不到俄國的支持，自己又缺乏實力的情況下，追求獨立及全蒙統一的理念與主張，不得不割捨拋棄。

⁵⁹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72。

三、統一喀爾喀

1、接收買賣城

哲布尊丹巴在庫倫宣布「獨立」之後，就通知外蒙古各盟旗封建王公，要求他們響應「獨立」。還向外蒙古各地的清朝官員發出通牒，迫令他們立即投降離境。首當其衝的是緊鄰俄境恰克圖的商業都市買賣城，外蒙古宣布獨立之後，王公們立即派了一名官員前往買賣城接替札爾固齊管轄買賣城。出發之前，因三多已先行電示移交，故外蒙官員接收買賣城一事甚為順利。⁶⁰ 東喀爾喀既納諸轄下，沙俄之武器、彈藥、騎兵及軍事顧問等軍經援助乃得以順利透過恰克圖—買賣城—庫倫的路線，源源流入喀爾喀，庫倫政府因之得以專力對付西喀爾喀的統一。

2、輕取烏里雅蘇台

西部喀爾喀蒙古之脫離中國、改隸外蒙古一事，終歸非用武力無以解決。最初脫離中國管轄者為烏里雅蘇台，其後為科布多。對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及阿爾泰三城，俄方原採「取決於情勢」的態度，⁶¹ 旋改為積極支持外蒙古攻佔烏科的政策，蓋因「此種運動，足使行將成熟之外蒙自治區域版圖，沿西伯

⁶⁰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13 號文書。

⁶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32 號文書。

利亞界線一帶，大為擴張，故也」。⁶² 俄國所以支持外蒙在西喀爾喀地方擴張統轄領域的目的，乃在於「因為在我（俄）國西伯利亞大部分領土之邊境地區，建立一個軍事上軟弱，而且依附於我們的國家，可在極大程度上保障我國這部分領土之安全」。⁶³ 俄國在庫倫政府統一喀爾喀的過程上，除了提供武器彈藥、支援攻城掠地之外，在外交上最大的貢獻，就是每當弱勢的庫倫軍隊攻城掠地之際，就透過外交抗議、軍力脅迫等手段，成功的阻止中國軍隊增援烏科。中國政府也因強俄脅迫而對出兵西喀爾喀投鼠忌器，終至蒙疆紛紛失守。

外蒙宣布獨立後，曾以喀爾喀八十六旗扎薩克王公貝子等的名義，飭令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等七日內將倉庫銀緞軍裝等項一律交蒙參贊接收，自備資斧回籍。奎芳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是並未採取任何有力的防禦措施。⁶⁴ 1912年1月，在沙俄駐烏里雅蘇台領事館的幕後策動下，札薩克圖汗部盟長也宣布響應庫倫，宣告獨立，勒令清朝駐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於五日內退出該城，情形危急。

奎芳「聞庫倫獨立，遂棄城而逃，道出科城，往投駐紮科布多參贊大臣溥潤。溥潤責之曰：『守土之臣，竟棄土地而逃，有何面目見人乎？』不納」。⁶⁵ 此時，庫倫政府也派兵前來，

⁶²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31。

⁶³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32 號文書。

⁶⁴ 中國史學會、柴德廣等編，《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民國 70 年），頁 303-304。

呂一燃，〈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頁 201。

⁶⁵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卷三，民國六年元月十二日。

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

圖以武力驅逐駐烏中國官員，以接收烏里雅蘇台。奎芳臨事束手無策，乃急電政府籌商對策。外務部「令其酌商俄領，設法調停，務以不失主權為主」。⁶⁶ 沙俄領事則藉機威脅奎芳，並配合蒙方驅官撤驛，又以保護為藉口，派俄國哥薩克騎兵將奎芳等人押解出境，烏里雅蘇台就這樣輕易的淪陷了。

3、力克科布多

此時，哲布尊丹巴也屢派使者到科布多等地遊說勸降，結果部分使者被當地牧民抓到，縛送中國辦事長官，訊得實情，立即處斬，懸首示眾。事聞庫倫，大為震怒，決計派兵前往。⁶⁷ 乃轉請沙俄支援，調俄營訓練之精兵，佐以大砲，由庫起行，前往攻佔科布多城。當時，清朝在科布多的駐軍本不足三百人。科布多參贊大臣溥潤聞庫烏相繼獨立，遂大修軍備，於科旗附近招集蒙兵千人備戰。1912年6月18日，內蒙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出身的海山、呼倫貝爾出身的達木定蘇倫率領庫倫蒙軍及援蒙俄軍、俄國教官進迫科布多城。溥潤乃督兵迎擊，於城南擊潰蒙軍。隨後，庫倫增調援軍，湊足四千之數，俄國軍官會同海山軍隊，合攻科城，俄兵並在城外各大街焚掠佔據，圍困孤城。新疆援軍雖至，但於城外為俄蒙軍隊遮擊，延至八月

社，1999年），頁262。

⁶⁶ 〈外交部交涉節要〉，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6。

⁶⁷ 唐在禮、唐在章撰，〈庫倫獨立後西蒙各旗之態度〉，《蒙古風雲錄》，收錄於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20-37。

二十日，⁶⁸ 科城不支失守。俄國領事出為調停，令參贊溥潤偕同官兵交出印信，即日離科，嗣後中國官兵再不准反攻科城，即在科阿（科布多-阿爾泰）之間，劃界互守。溥潤等中國官兵七百餘人則由俄官護送出境。⁶⁹ 海山以科城攻堅，損傷甚眾，下令將「科布多全城夷為平地。海山焚掠淫殺無惡不作，事平之後滿載而歸」。⁷⁰ 另預先潛伏在科布多附近的丹必占燦也於蒙軍入城後，大肆煽動民族仇殺，至使「科境商民一任魚肉，擄人劫物，慘無天日」。⁷¹ 據記載，當時科布多有三千多人口，被屠殺的就達半數以上。丹必占燦則因功被哲布尊丹巴授以「西部參贊大臣」和科布多「總督」之要職。⁷²

當科布多被圍告急時，中國政府曾令新疆駐軍前往增援。⁷³ 沙俄駐烏魯木齊總領事和駐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領事，一再發出照會進行威脅，並派人前去阻攔。科布多陷落後，沙俄又藉口守軍曾向領事館開槍開炮，公然無理要求中國政府將所有

⁶⁸ 科布多陷落日期，眾說紛紜。惟根據俄方史料，是在八月二十日。此說似較正確，依此。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41 號文書。

⁶⁹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卷三，民國六年元月十二日。

唐在禮、唐在章撰，〈庫倫獨立後西蒙各旗之態度〉，《蒙古風雲錄》，收錄於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20-37。

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262。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三篇，文海出版社，台北，1965 年，頁 29。

⁷⁰ 陳籙，〈奉使庫倫日記〉卷二，民國五年正月十五日。

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213。

⁷¹ 唐在禮、唐在章撰，〈庫倫獨立後西蒙各旗之態度〉，《蒙古風雲錄》，收錄於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20-37。

⁷²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國與辛亥革命時期外蒙古的“獨立”“自治”〉，《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頁 285。

⁷³ 李毓澍，〈科阿分界案研究〉，《蒙事論叢》（台北：自印本，民國 79 年），頁

官員、軍隊和內地商民撤離科布多，否則俄蒙當自由設法。⁷⁴ 隨後，庫倫政府又準備進攻阿爾泰，乃向駐庫俄總領事呂巴（V. F. Liuba）請求增購武器。呂巴則以蒙方不得再向他國尋求協助為條件，請求俄國政府售予武器，稱：「蒙古政府已答應拒絕外國人為其效力，但因科布多業已歸併及“日後阿爾泰同中國人之鬥爭將不可避免”」。⁷⁵ 俄國政府雖然答應「可以有償地向蒙人提供現代化步槍」，⁷⁶ 但是也向庫倫指出：

向他們出售俄國武器並不是為了提供給內蒙，因中國人在軍事上顯然占有優勢，向內蒙提供武器並無益處，而是為了捍衛喀爾喀以及與喀爾喀比鄰之西蒙，為此，蒙人可繼續指望得到我國善意援助。⁷⁷

不過，俄方基於「情勢判斷」，⁷⁸ 又擬劃科阿（科布多-阿爾泰）為界，圖令中蒙對峙互守。此因俄國認為「蒙人佔領科布多，實已改變西蒙情勢」，⁷⁹ 擬以阿爾泰地歸新疆版圖，而且當時中國的新疆援軍已到達阿爾泰，準備會同阿爾泰駐軍出發收復科布多等地，俄方因而未繼續支持蒙方攻佔阿爾泰。雖然如此，沙俄政府也同時照會中國政府，要求停止收復科布多

135-139。

⁷⁴ 〈外交部交涉節要〉，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7。

⁷⁵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5號文書。

⁷⁶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5號文書。

⁷⁷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5號文書。

⁷⁸ 根據沙俄內閣會議記錄，稱：「科布多地方及阿爾泰地方（前者已加入喀爾喀）對該協約持何態度，將取決於情勢，我國代表與庫倫統治者在當地談判時，應察明情勢」。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2號文書。

⁷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41號文書。

的軍事行動，並威脅說如果確有此種舉動，則俄國政府「亦不能嚴守中立，自當自由行動」。⁸⁰ 當時的中國政府屈於沙俄的武力威脅，命令阿爾泰一帶的中國軍隊停止前進。就在沙俄的直接出兵支援和干涉之下，哲布尊丹巴遂控制了整個外蒙古地區。⁸¹

從蓄謀獨立的秘密王公會議到庫倫政權武力控制外蒙古地區這段歷史過程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時期的外蒙古獨立事件，是在沙俄策動、支持之下，外蒙古才得以宣告獨立，成立庫倫政府，並且有計劃的派員接收買賣城，進而聯合俄軍攻佔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將整個喀爾喀地區納入管轄之下。至此，整個外蒙獨立運動於焉告成。

⁸⁰ 林唯剛，〈俄蒙交涉始末〉，《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上海：中華書局，1938年），頁 593。

⁸¹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國與辛亥革命時期外蒙古的“獨立”“自治”〉，《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頁 285-6。

四、出兵內蒙

1、傳檄內蒙

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經宣告獨立，當即頒發檄文，飛咨內蒙。

夫立國之道首在兵強，應將各該盟兵丁調派訓練，上可拱衛活佛維持黃教，下可固守地面保護人民，業已商酌公布在案。又自立為國一事，於本年夏間，經庫倫齊集之汗王公各札薩克等再四籌商，彼此意見相同。一面特派專使額林沁，前赴俄國通好，並請保護一切，當得俄政府允許，此後蒙俄國交，當益鞏固。一面共推哲布尊丹巴喇嘛為蒙古君主，建立蒙古國家，…〈中略〉…自應一體知悉，相應飛咨內外各蒙古盟長總管等處，於文到時妥為宣布。如有咨商答覆之件，即請迅速見覆，以歸劃一而備活佛鑒察。⁸²

從本件檄文的內容可知，哲布尊丹巴在倡言蒙古獨立之時，庫倫所提出的建國戰略構想。其步驟，首在強兵以鞏固地盤，次在取得外蒙王公的共識以獲得支持，三在聯絡俄國以求取保護及外援，四為擁護活佛即帝位以建立國家認同及政府體制，最後則為飛咨內蒙以共商蒙古統一。

⁸²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民國以來蒙古史料彙編〉（台北：金蘭文化出版社，1976年），頁176。

1911年10月10日，因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革命派企圖推翻滿清政府，忙於內戰的中國，不但正好給予沙俄可乘之機，也給外蒙絕好的機會。看到這種形勢的蒙古獨立活動家們於11月初成立了，由杭達多爾濟和車林齊密特等7人組成的“喀爾喀臨時最高政府”，隨後舉行了一系列謀求獨立的具體行動，要求三多離境，還向內蒙古、阿拉善、達里岡愛、巴爾虎等地的王公發出了統一蒙古的勸論文。⁸³ 然後，開始其創建「大蒙古國」的工作。12月1日，宣布獨立；28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即帝位，建立認同中心；同時也組織庫倫中央政府，推動政務，執行統一全蒙的戰略計劃。所以廓索維慈說：「我可以證實，喀爾喀實權掌握在呼圖克圖及喀爾喀王公組成之庫倫政府，任命三音諾顏汗為首席大臣是統一西部及南部諸盟之新步驟」。⁸⁴ 於是以蒙古皇帝的名義，多次文檄內蒙古封建王公，要求他們響應喀爾喀獨立，脫離中國統治，歸附庫倫統轄，共組大蒙古國的統一大業。

2、響應乎、內向乎

俄國雖然支持外蒙脫離中國自治，但是卻不支持外蒙完全獨立，也不支持外蒙統一全蒙，何況俄國一向視內蒙為其禁嚮，於是沙俄野心份子如設在哈爾濱的邊防軍外阿穆爾軍區司令馬

⁸³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民國以來蒙古史料彙編》，頁175-177。
中見立夫著，甘旭嵐譯，〈海山與烏泰—博克多汗政權下的漠南蒙古人〉，《內蒙古近代史料譯叢》，第三輯（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63-64。

⁸⁴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60號文書。

爾蒂諾夫 (Martynov)，乃敢私下支援內蒙脫離中國的獨立運動。或許這就是沙查諾夫所說：「內蒙王公處在我國勢力範圍之內，他們不歸附喀爾喀，不宣布脫離中國，不給中國征討內蒙造成口實，於我國更有利」，一語的道理所在。⁸⁵ 可是，內蒙各旗密邇漢境，漢蒙唇齒相依。自共和宣布，五族一家，六蒙二十四旗，先後贊同。⁸⁶ 因此，外蒙古圖於內蒙大肆擴張勢力，確非易事。廓索維慈說：「內蒙在地理、政治方面均與中國有較多聯繫，且部分地區業已漢化，內蒙王公對中國有好感並打算與北京妥協」，即是明證。⁸⁷ 惟漢蒙雖稱唇齒相依，由於地土相接，摩擦無可避免，尤其是在設官治蒙、移民實邊、駐軍防俄等新政上，利害時有衝突，故漢蒙之間，亦非無懈可擊。

內蒙呼倫貝爾接到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檄文後，部分封建王公在沙俄駐海拉爾領事吳薩諦 (P.K.Usatyi) 的幕後支持和俄外阿穆爾軍區的直接配合下，額魯特總管勝福、陳巴爾虎總管車和札等響應庫倫，驅逐華官，並提出不設官、不駐軍、不移民、華民服從蒙旗官府及官府得徵收稅捐等五點要求。又

⁸⁵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37 號文書。

⁸⁶ 唐在禮、唐在章撰，〈庫倫獨立後西蒙各旗之態度〉，《蒙古風雲錄》，收錄於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20-37。

六蒙乃內蒙（又稱漠南蒙古）六盟之意，指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錫林郭勒、烏蘭察布及伊克昭等六盟。前四盟又稱東四盟，後二盟則稱西二盟。《大清會典》，卷六十三，理藩院，稱：「大漠以南曰內蒙古，部二十有四，為旗四十有九」。見《清會典》，光緒 25 年石印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586。

⁸⁷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51 號文書。

共推勝福爲首，於 1912 年 1 月 14 日（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在庫倫蒙兵的支援下，召集各旗騎兵，佔據海拉爾，入呼倫城，宣布獨立。此即所謂的呼倫貝爾獨立事件。⁸⁸ 呼倫貝爾蒙軍在外阿穆爾軍區俄軍的支援下，2 月間，先佔滿州里，後取吉拉林，至是呼倫貝爾全境脫離黑龍江省管轄。6 月，接受「蒙古國」皇帝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的冊封，改奉共戴年號。⁸⁹ 「庫倫皇帝」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也冊封勝福爲「花翎呼倫貝爾統轄大臣貝子」，冊封車和札爲「藍翎呼倫貝爾協辦大臣輔國公」。⁹⁰ 至是，呼倫貝爾喪失其原先所追求之獨立地位，淪爲「蒙古國」治下的地方政府。不論其爲獨立政府，或是庫倫治下的地方政府，它在實質上都是俄國外阿穆爾軍區操控下的傀儡政權。

相對於位在喀爾喀蒙古東部的呼倫貝爾，唐努烏梁海則位於喀爾喀蒙古的西部。唐努烏梁海指在薩彥嶺與唐努山之間圖瓦族人所居住的地區之謂。⁹¹ 中國與唐努烏梁海之關係，根據克穆齊克河烏梁海總管輔國公巴彥巴達爾呼給北京的呈文，稱：「查本旗自乾隆年間，歸服中國以來，貢賦上國，世蒙皇恩，深沾德澤，而土地人民生命財產，永保根基鞏固，守安本

⁸⁸ 程廷恆等編，《呼倫貝爾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3 年），頁 103。

鄒尙友、朱枕薪編，《呼倫貝爾概要》，東北文化社，北平，1930 年，頁 56-57。

⁸⁹ 鄒尙友、朱枕薪編，《呼倫貝爾概要》，頁 58。

⁹⁰ 〈收國務院信〉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十日，《呼倫貝爾案》一。

⁹¹ 恩華撰，〈唐努烏梁海說略〉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355-358。

分，迄今二[一]百五十餘年」。⁹² 忽於宣統三年（1911年）十二月，由唐努烏梁海總管貢布多爾濟轉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獨立，肇造大蒙古國檄文，內開：

茲據由在大庫倫會議之王公等來文內稱，本蒙族業已全體議定，恃強北鄰俄國之扶助，共舉諸佛教之教主博克多為皇帝，組織獨立，爾烏梁海等處，原係信奉佛教，承此機會，速行歸服，順天應時。⁹³

除了檄文的佈達之外，庫倫政府也派員前來遊說：

後（1912年）春夏間，陸續由喀爾喀蒙政府屢次派員前來，說本蒙業經脫離滿清，組織獨立，推戴博克多登錦繡位為日光皇帝矣。爾烏梁海承此歸順，實為便利，否則人民土地，恐將難保。⁹⁴

非但有蒙方勸誘威逼，而且還有俄方臨之以兵威，遣兵迫降，沙俄官員稱：

（蒙方）正在威逼之際，一俄官帶兵前來，自稱我係奉大俄國察干汗命令之使臣，吾名即比利靳額，若有不願歸降外蒙者，爾眾可受招安。⁹⁵

沙俄官員尤加強詞威嚇，烏梁海無奈據情投誠外蒙，庫倫政府則課之以服兵役及各項差事，毘勉從事。⁹⁶ 烏梁海歸順外

⁹²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民國71年，文件123。

⁹³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文件123。另，參見同史料，文件107。

⁹⁴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文件123。另，參見同史料，文件107。

⁹⁵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文件123。另，參見同史料，文件107。

⁹⁶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文件123。另，參見同史料，文件107。

蒙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旋即頒發印信給各旗。⁹⁷ 然而，好景不常。庫倫政府統治了唐努烏梁海一年之後，在 1913 年 5 月間，俄國方面突然又派俄國官員帶兵至克旗，恃威恐嚇，聲稱烏梁海自前清即屬俄國之地，所以「烏梁海全部地方，歸我俄人管轄，爾等願居此地，即受俄人保護，如不願居者，即行逐出」。⁹⁸ 又說：

外蒙由烏梁海派差調兵，殊屬無理。駐管三圖克多爾濟所屬烏梁海之蒙官達木鼎扎布，業被趕回，烏梁海若歸俄保護，迅速投遞降表可也。否則逐出於旗境之外，一切財產均收歸公。…〈中略〉…無奈實出於不得已，又投誠求俄保護。⁹⁹

外蒙雖然能自中國手中奪有唐努烏梁海，但是庫倫政府究竟無力保護，因此唐努烏梁海旋即又為俄所強占。

1914 年 4 月 4 日，尼古拉二世向烏梁海五旗居民宣布：「從今以後他們歸俄國政府保護。按照慣例，俄國對烏梁海人實行保護，烏梁海人也應承擔義務，除非通過俄國駐當地代表，不與外國當局有任何來往」。¹⁰⁰ 三個月後的 7 月 4 日，唐努烏梁海大總管貢布多爾濟向俄國提出保證書，表示：「我作為忠實、恭順之僕人，今後不再與蒙古及別國有任何單獨、直接往來。如確須此種往來，保證通過俄國政府駐烏梁海代表進行，烏梁

⁹⁷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文件 126。另，參見同史料，文件 107。

⁹⁸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文件 107。

⁹⁹ 《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文件 123。

¹⁰⁰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253 號文書。

海各旗之一切紛爭交該代表裁決」。¹⁰¹ 庫倫政府苦心利用詔令檄文招諭，又派員勸誘威逼烏梁海脫離中國加入大蒙古國，沙俄僅略施小計旋踵之間即代蒙攫有烏梁海。

庫倫統治者原本打算利用訂約之便將全蒙統列入俄蒙協約，不過爲俄所拒。他們認爲「利用協約爲全蒙古謀利益是喀爾喀義不容辭之責任，業已歸附之南蒙、東蒙及西蒙之蒙人均渴望得到援助，拒絕他們的請求就是不愛國，就是背信棄義」。¹⁰² 雖然言辭聽來是這麼堅決有力，但是外蒙還是眼睜睜的看著西蒙就這樣被俄國兼併了。¹⁰³ 喀爾喀亟圖統一全蒙的悲願，在繼布里雅特蒙古、呼倫貝爾蒙古之後，又在唐努烏梁海地方，再度遭到來自沙俄的重挫。

另，1912年8月，在哲里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一帶也發生札薩克圖郡王烏泰（Udai）的獨立事件。烏泰倡言獨立之始，非關理想，只因爲債所逼。¹⁰⁴ 因爲債所逼，所以圖借沙俄關係，脫離困境。聞沙俄策動外蒙脫離中國獨立，當即決定響應，又受大胡子喇嘛布和巴彥（Böke Bayan）之蠱惑，於是在沙俄的拉攏收買下，給予資金、援以武器，再經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派人遊說，於是鋌而走險。大胡子喇嘛布和巴彥是外蒙獨立

¹⁰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284-285號文書。

¹⁰²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60號文書。

¹⁰³ 關於沙俄攫奪唐努烏梁海之事，請參閱：

樊明方，《唐努烏梁海》（台北：蒙藏委員會，1996年），頁233-262。

¹⁰⁴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7號文書。

徐世昌，〈蒙務上 蒙旗篇〉，《東三省政略》，卷二。

中見立夫著，甘旭嵐譯，〈海山與烏泰—博克多汗政權下的漠南蒙古人〉，《內蒙古近代史料譯叢》第三輯，頁67-77。

的始作俑者，此人為外蒙獨立時最早的發起人，其秘密組織原先設於內蒙札薩克圖王旗，布和巴彥首先來庫，暗中鼓吹，復回本旗，運動札薩克圖郡王烏泰同意，遂假烏泰名義，在哲里木盟各旗招兵，并暗中購買軍械，旋烏泰反跡漸露。¹⁰⁵ 1912年7月，事為奉天都督趙爾巽偵知，一面派人前往安撫明示代償債務，一面電令洮南知府孫葆晉加以查辦。烏泰知事機泄露，於是加緊聯絡哲里木盟內各旗響應，並成功運動科爾沁右翼中旗、後旗和札賚特旗共同舉事。烏泰既響應外蒙，庫倫則報以「兵力武器，盡力援助」。1912年8月，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任烏泰為「進攻中華民國第一路軍總司令」，更命陶克陶胡（Toghtakhu）率軍赴東盟支援。¹⁰⁶ 8月8日，烏泰發布徵兵令；8月16日，烏泰宣布保疆絕漢，勒令轄內中國地方官離境；8月20日，烏泰約哲里木盟所屬札賚特旗、圖什業圖旗、鎮國公旗（又稱蘇鄂公旗），一起舉兵，同時宣布獨立，¹⁰⁷ 並散佈「東蒙古獨立宣言」，文稱：「今庫倫皇帝遣人勸導加盟，俄國復以兵器彈藥相助。茲即宣布獨立，以絕中國而全蒙古權利」。¹⁰⁸ 於是，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科爾沁右翼中旗圖什業圖親王業喜海順率軍攻取企圖攻取醴泉（今突泉）和洮南府（今洮安），第二路由札賚特旗扎薩克巴達瑪拉布坦（Badmarabtan）攻打

¹⁰⁵ 陳籙，《止室筆記》，〈奉使庫倫日記〉卷三，民國六年三月十五日。

¹⁰⁶ 柏原孝久、濱田純一，《蒙古地誌》上卷，（東京：富山房，1919年），頁1543-1544。

¹⁰⁷ 札奇斯欽，《蒙古之今昔》第二卷，（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44年），頁215。

¹⁰⁸ 烏蘭少布，〈辛亥革命時期的蒙古“獨立”運動〉，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83。

靖安（今白城子），第三路由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旗）札薩克拉什敏珠爾（Rashiminjuur）攻占鎮東縣。¹⁰⁹

沙俄策動哲里木盟王公的獨立，已經直間接侵犯到了日本在南滿的勢力範圍，在日本的抗議下，俄國外務部體認到它在遠東的平靜和安寧，全賴日俄合作無間，因此它只敢假外蒙之手及俄國邊防軍外阿穆爾軍區之暗中接應，而不敢明目張膽的派兵援助烏泰。¹¹⁰ 袁世凱接報，迅即下令鎮壓叛亂，於洮兒河大敗烏泰。由於圖什業圖旗未加響應，札賚特旗雖向俄方購得槍砲，未及起事，烏泰已敗，遂倉皇逃遁；不久，擊破鎮國公府，鎮國公旗札薩克拉什敏珠爾率眾逃往烏泰王府。9月13日，攻破烏泰王府；9月21日，烏泰與拉什敏珠爾逃往索倫山，又「乘夜隨同布和巴彥逃入海拉爾，由外人（按即俄人）保護前來外蒙」。¹¹¹ 由陶什陶胡指揮的八千外蒙援軍，集結在外蒙達里岡愛牧場待命，還來不及出動救援，烏泰事件已迅即為北京政府所救平。¹¹² 這是繼呼倫貝爾宣告獨立歸附庫倫後，內蒙響應外蒙獨立的重大事件。

由於沙俄在內蒙古大部分地區並沒有長期滲透的機會，也

¹⁰⁹ 田志和，〈沙俄與內蒙古烏泰的叛亂〉，《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頁311。烏蘭少布，〈辛亥革命時期的蒙古“獨立”運動〉，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頁83。

¹¹⁰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37、39、44、45、46、55號文書。田志和，〈沙俄與內蒙古烏泰的叛亂〉，《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頁311-312。

¹¹¹ 陳籙，〈止室筆記〉，〈奉使庫倫日記〉卷三，民國六年三月十五日。

¹¹² 田志和，〈沙俄與內蒙古烏泰的叛亂〉，《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頁313-314。

沒有大肆活動的基礎，因此內蒙對哲布尊丹巴的投俄行爲，不僅響應者無幾，相反的，還遭到絕大多數王公的反對。到底有多少內蒙蒙旗加入喀爾喀的全蒙統一運動？同年 10 月，在庫倫議約的廓索維慈曾向外蒙總理三音諾顏發出質疑，稱：「究竟內蒙地方，計有幾處願與喀爾喀合併？蓋余頗聞內蒙王公多人，左袒中國方面，而其他地方，如郭爾羅斯（Gorlos）、哲里木（Jerim）之類，又復早爲華軍所佔，故也」。¹¹³ 此時，東蒙王公會議正在寬城子舉行，而且內蒙活佛丹珠及中央遣派代表均赫然在座，因此廓索維慈更加懷疑庫倫的估算，乃又向三音諾顏確認，稱：「誠心願與俄國攜手者究有若干？曾與喀爾喀合併之王公，計有幾許？以及內蒙一部分地方，是否確已歸附中國」？¹¹⁴

三音諾顏答稱：蒙部多懼華人鎮壓，只能秘密聯絡喀爾喀，俄蒙協約一旦成立，必將立刻加入。至於寬城子王公會議只限於華蒙交界處之蒙古王公，因彼等不能不承認中國之統治，否則將與昭烏達盟及哲里木盟般，同遭征服命運。¹¹⁵ 又根據達（大）喇嘛的說法，「內蒙及科布多¹¹⁶、烏梁海、呼倫貝爾等地方均已承認庫倫政府之統治權」。¹¹⁷ 不過，廓索維慈並未完全予以採信，乃表示：「彼等自己並不確切明瞭：究竟各處蒙

¹¹³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71。

¹¹⁴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71。

¹¹⁵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71-72。

¹¹⁶ 科布多已於 1912 年 8 月 20 日爲俄蒙聯軍攻陷。

¹¹⁷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 51 號文書。

旗，附和庫倫者，計有若干？歸附中國者，又有若干」？¹¹⁸ 他甚至認為「至於內蒙方面，則大部分王公，仍是忠心於華，不為喀爾喀之宣傳所動。其中可以稱為例外者，則僅有哲里木一族，蓋該族嘗加入喀爾喀之革命運動，故也。此種革命運動亦嘗傳入滿洲境內。該處洮南府一城，曾為蒙人所佔領」。¹¹⁹ 所以說，內蒙歸附外蒙的情勢，並沒有庫倫當局所估算的情況那麼樂觀。雖然沒有那麼樂觀，但是到底有多少蒙旗歸附外蒙？一般而言，在內蒙 6 盟 49 旗中雖有 35 旗曾經表示支持外蒙獨立，但是實際採取行動者甚少。因為除了呼倫貝爾勝福和哲里木盟烏泰直接響應、唐努烏梁海在武力脅迫下勉強響應之外，其他盟旗的反應則各不相同，「有表示贊同，準備響應的，也有堅決反對的，還有猶豫觀望的，而以後者居多」。¹²⁰ 在東蒙，卓索圖盟盟長、喀喇沁右旗扎薩克貢桑諾爾布，科爾沁左翼前旗扎薩克賓圖王棍楚克蘇隆（Ghonzhogsürüng），巴林右旗扎薩克扎噶爾等人，在獲悉外蒙宣布獨立後，無不著手準備響應。貢桑諾爾布借召集盟旗會議之機，力主加入大蒙古國，但其他與會者多持消極態度。棍楚克蘇隆本擬響應，也因旗內支持者太少，只好帶隨從數人投奔外蒙。至於扎噶爾和奈曼旗扎薩克蘇珠克圖巴圖爾也因沒有得到王公的支持而動彈不得。¹²¹

¹¹⁸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72。

¹¹⁹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24。

¹²⁰ 烏蘭少布，〈辛亥革命時期的蒙古“獨立”運動〉，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頁 84。

¹²¹ 烏蘭少布，〈辛亥革命時期的蒙古“獨立”運動〉，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頁 84。

在西蒙，各盟旗接到庫倫號召響應獨立的檄文後，最初雖有多數王公回復表示贊同，但在行動上差異極大。靠近外蒙的錫林郭勒盟各旗，由於錫盟盟長楊森扎布堅決反對響應外蒙獨立，力主與民國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所以主張響應的少數王公只好逃入外蒙。烏蘭察布盟盟長、四子王旗扎薩克勒旺諾爾布則極力主張加入大蒙古國。伊克昭盟各旗對外蒙獨立則持懷疑態度，並提出質疑。察哈爾各旗總管也多不贊同參與獨立運動。

122

因此，全蒙獨立運動在內蒙始終沒有形成大氣候，遑論普遍的獨立行動，它僅止於一些零星而孤立的活動，或逃往外蒙參與獨立運動、或加入外蒙軍隊進攻內蒙、或留在內蒙作為外蒙進攻內蒙時的內應，但對內蒙全局並無左右之影響力量。¹²³

至於，此前廓索維慈所謂之寬城子王公會議，實即長春東蒙王公會議。這是中國政府在收平叛亂後，認為俄國一再支持外蒙進犯內蒙，為團結內蒙擁護民國，力倡五族共和，於是又在內蒙的東盟及西盟召開蒙旗王公會議。

1912年10月，內蒙古東盟（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勒等四盟，屬於日本勢力範圍）所屬之各蒙旗王公於接到哲布尊丹巴檄文之後，在長春召開了第一次東蒙王公會議，聲明拒絕外蒙，擁護共和。西盟（烏蘭察布、伊克昭等二盟，屬於沙俄勢力範圍）所屬之各蒙旗王公在接到哲布尊丹巴檄文

¹²² 烏蘭少布，〈辛亥革命時期的蒙古“獨立”運動〉，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頁84-85。

¹²³ 烏蘭少布，〈辛亥革命時期的蒙古“獨立”運動〉，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頁85。

之後，烏蘭察布盟首見動搖，伊克昭盟則提出質疑十三款，斥責活佛政教不分，求俄保護無異引狼入室，而無才、無財、無兵、又無與國，蒙古雖獨而不能立也。又，烏蘭察布盟長勒旺諾爾布原本心存觀望，後經中央政府恩威並施，綏遠將軍張紹曾強力招撫，始不敢二心。西盟各旗王公繼東盟之後，也於 1913 年 1 月 23 日在綏遠城(今呼和浩特市)舉行了西蒙王公會議。會後，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各扎薩克分別通電中央，宣告贊助五族共和、擁護中央，並斥哲佛干政、斷送蒙命。¹²⁴ 烏伊兩盟又聯名函電哲布尊丹巴，勸其取消獨立，回歸宗邦，共享五族共和，以免「種種實權，盡歸俄人掌握」，「我蒙生靈，萬劫不復」。進而指出，與俄訂約，無異「斷送我蒙古人民之生命財產，犧牲我蒙古人民之自由幸福，自取滅亡，岌岌可懼」，然後又動之以情，表示「本蒙王公等，誼屬同體，再四思維，不得不苦口爲言，諄諄切告，與其暫時依附外力，自貽不能保種之憂，何如竭誠扶助宗邦，尙收同舟共濟之益」。最後，則力勸哲佛，「務望翻然悔悟，協助中華，並希婉謝俄人，取消協約。不特我蒙古人民永享共和幸福，即貴喇嘛聲譽亦對照耀千秋」。¹²⁵ 1913 年 10 月，東盟王公又在長春召開第二次東蒙王公會議。同樣的，這個會議再次作出支持中央政府、反對庫倫獨立、抗議沙俄侵略的決議。¹²⁶

北京政府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爲保護領土完整，一面積

¹²⁴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民國以來蒙古史料彙編〉，頁 203-204。

¹²⁵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民國以來蒙古史料彙編〉，頁 203-204。

¹²⁶ 烏蘭少布，〈辛亥革命時期的蒙古“獨立”運動〉，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頁 87。

極動員支持中央的蒙人起而呼籲，一面強力鎮壓內蒙叛亂，因此外蒙企圖統一內蒙的意志，終於再度受到重挫。

3、五路出兵

哲布尊丹巴見以檄文勸諭內蒙歸順無效，乃召集庫倫政權的全體會議，決議「將內蒙六盟二十四部一律蕩平」。¹²⁷於是，派土爾扈特喇嘛丹比占燦為定邊剿撫大元帥，派伊犁鎮國公松木彥與巴布札布率兵犯東南路，派納遜阿爾畢吉呼（Nasan-Arabjikhu）與達木定蘇倫（Damdinsürüng）率兵犯正南路，派圖盟公察克都爾札布與喇嘛布彥布和率兵犯西南路。¹²⁸

根據中方資料，1912年冬至1913年初，外蒙政府決定對內蒙古各地分三路進兵。一路（中路）：由庫倫沿叨林、烏得方向進犯張家口；一路（東路）：沿錫盟東北部、昭盟一線進犯洮南、遼源一帶（察哈爾）；一路（西路）進犯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綏遠）。西路又分三路，分別向烏拉特中公旗、河套、達爾罕旗、茂明安旗、武川縣、四子王旗、陶林縣進犯，擬取歸綏、包頭。¹²⁹中方資料顯示，外蒙出兵，粗分三路，細數則為五路大軍進攻內蒙地方。

外蒙為攻方，因此檔案資料較為詳細。根據外蒙史料記載，為五路出兵。1913年1月24日，庫倫政府批准兵部五路出兵內蒙的奏摺。一路軍由齊默特色楞（Chimedtsering）和奈丹札

¹²⁷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民國以來蒙古史料彙編〉，頁203-204。

¹²⁸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民國以來蒙古史料彙編〉，頁203-204。

¹²⁹ 闕名，〈西盟會議始末〉，劉序渭，〈民國以來蒙古史料彙編〉，頁203-204。

布 (Nayidanjab) 帶領，進軍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之前之游格吉活佛 (Yegüjeri Khutugtu) 廟；二路軍由海山和巴布札布帶領，進駐達里岡愛；三路軍則由那遜阿爾畢吉呼帶領，進軍錫盟的蘇尼特二旗以及烏盟的四子王旗；四路軍則由索諾木多爾濟 (Sonomdorji) 率領，進擊呼和浩特；五路軍為濟德庫勒圖 (Jidkültü) 所領軍，進擊烏蘭察布盟的烏喇特三旗和黃河。130 2 月 1 日，派達木定蘇倫為總司令，131 大舉進犯內蒙，並節節勝利。1913 年秋，外蒙軍隊已控制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132 並任命游格吉活佛為東部邊境辦事大臣，以統治因軍事勝利新近納入的內蒙古領區。133

駐守內蒙各自為戰的中國軍隊一時失利，北京政府乃一面命令各地駐防軍隊進行反擊戰鬥，一面透過外交手段與俄方交涉，以阻斷外蒙軍經援助，斷其武器彈藥來源。1913 年秋，

¹³⁰ *Mongolyn ard түмний 1911 оны үндесний эрх чөлөө,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лын төлөө тэмцэл, баримт бичгийн эмхэтгэл (1900-1914)*, (Ulaanbaatar: Ulsyn Khevelelin Gazar, 1982) pp. 223-225. Cited from Mei-hua Lan,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p. 158-159.

¹³¹ *Bүгд найрамдах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ын түүх*, (Ulaanbaatar: Ulsyn Khevelelin Khereg Erkhlekh Khoroo, 1968), 2: 471. Cited from Mei-hua Lan,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159.

¹³² Sh. Natsagdorj, "Damdinsüren the Forefront Hero," Urgunge Onon, edited trans., *Mongolian Hero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p.91.

¹³³ Ts. Puntsagnorov, *Mongolyn avtonomit үеийн түүх, 1911-1919* (Ulaanbaatar: Ulsyn Kheviel, 1955), p.63. Cited from Mei-hua Lan,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159.

進犯內蒙之外蒙軍隊的補給幾乎完全中斷，軍事補給成了當地蒙人的沉重負擔，不但軍事行動因之無法展開，而且士氣低落，士兵也開始逃亡。此時，進軍錫盟及烏盟的第三路軍統帥那遜阿爾畢吉呼力盡投降中方，袁世凱封之為郡王（Chun Wang, Prince of second rank），蒙軍士氣低落至極。¹³⁴ 10月下旬，獲得補給後的中國軍隊與增援部隊開始展開反擊，痛擊來犯蒙軍，並於1913年底一一收復失守土地，¹³⁵ 再次粉碎了外蒙企圖以武力統一內蒙的計畫。

4、獨統運動的失敗

1912年11月3日，外蒙與俄國簽訂了「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¹³⁶ 勝福嘆道：「民國無保護蒙古之能力，將來難免瓜分之慘，與其間接送於俄人，不如直接服從俄人較為得計」。¹³⁷ 乃興起了與其透過外蒙間接依附於俄國，不如「直接依附俄國，優於依附蒙古（即假蒙古間接依附俄國）」的念頭。¹³⁸ 於是，派人潛赴俄京投靠，事為駐俄公使劉鏡人察覺，稱「呼倫僞蒙旗總管勝福潛派人員來俄，請以該管全境歸附俄政府」，俄方「恐收為領土（事）為各國攻訐，已暗授勝福為呼倫副總

¹³⁴ Natsagdorj, "Damdinsüren the Forefront Hero," pp.91-92.

¹³⁵ 田志和、馮學忠《民國初年蒙旗「獨立」事件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85。

¹³⁶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78號文書。

¹³⁷ 〈呼倫對於民國之意見〉，《盛京時報》，1912年12月3日。

¹³⁸ 余淑慧，《呼倫貝爾的主權歸屬交涉，1911-1920》（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7月），頁30。

督，令仍暫用蒙古名義」。¹³⁹ 俄方既不敢明目張膽，中國軍隊乃伺機進剿，惟「俄兵架機關槍阻攔前進」。¹⁴⁰ 中國因之體認到若不先行將俄國之阻礙加以掃除，企圖以武力收復呼倫貝爾之事，必徒勞而無功。因此，與俄折衝交涉，妥結條約，似已無可避免。

1913年11月5日，經多方交涉，中俄終於訂立聲明文件及聲明另件，規定中國在外蒙古有宗主權，外蒙古土地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相對的，中國則承認外蒙古有自治權，並不在外蒙古駐軍、殖民及設官。¹⁴¹ 此約，雖然一時還不能解決呼倫貝爾的歸屬問題，但是卻確定外蒙必須取消獨立，回歸中國。又，在中國允許外蒙自治的同時，也確定了外蒙自治領域不包括呼倫貝爾。因此，俄國政府命駐蒙外交代表向外蒙解釋，稱：

我們從一開始就已為自己保留劃定地理疆界之權，我們將在疆界內捍衛蒙古自治，並且不止一次指出，將內蒙古劃入界內實無可能。¹⁴²

旋又命令駐蒙外交代表再次向外蒙古政府鄭重勸告：

鄭重勸告蒙古政府停止在內蒙古之軍事行動。倘中國人派兵攻打蒙軍，則蒙軍有被殲滅之虞。中國人迄今尚未出兵，只是擔心俄國干涉。自俄中兩國關於蒙事之聲明文件簽字以後，此種畏懼心理才消失。¹⁴³

¹³⁹ 〈呼倫附俄之駭聞〉，《盛京時報》，1912年12月4日。

¹⁴⁰ 〈征蒙軍進攻海拉爾〉，《盛京時報》，1912年12月17日。

¹⁴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62號文書。

¹⁴²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63號文書。

¹⁴³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64號文書。

11月10日，中國駐俄公使照會俄國政府，「請求迫令蒙人將其之內蒙古之軍隊撤走」。爲此，尼拉托夫表示：他已多次勸告蒙古政府不可再對中國人採取軍事行動，而且也願「再作一次嘗試」，但是「不能擔保我們的勸告能對蒙人奏效」，¹⁴⁴他進一步強調：

要制止蒙人同中國之鬥爭，最好締結俄中聲明文件所規定之俄中蒙協約。¹⁴⁵

俄駐蒙外交代表密勒爾當即建議蒙古政府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指出蒙古民團撤回喀爾喀邊境愈早愈好，停止軍事行動愈早，則對內蒙古人及庫倫政府愈有利。結果，哲布尊丹巴爲求自保，已顧不了內蒙、全蒙的統一。於是，「下令召回自己之軍隊，並停止軍事行動，但要求中國人切勿騷擾和殘害內蒙古人」。¹⁴⁶不過，外蒙古諸大臣依然固執地對「完全脫離中國」及將內蒙併於外蒙抱有幻想。他們所堅持之同一理由是：

隨著滿清王朝被推翻，全體蒙人已經獨立，過去與他們同受滿洲人統治之中國人要求統治他們，他們決不承認。蒙古人既已脫離滿洲人統治，則他們蒙古人，同中國人建立以袁世凱爲首的民國一樣，也有權建立一個包括內外蒙古的獨立蒙古國。¹⁴⁷

外蒙古諸大臣基於這樣的看法，內心裡頭，希望完全脫離

¹⁴⁴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65號文書。

¹⁴⁵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65號文書。

¹⁴⁶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66-167號文書。

¹⁴⁷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83號文書。

中國，希望將內蒙古併入喀爾喀之請求，將得到滿足。¹⁴⁸ 雖然它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希望，也是極不現實的夢想。

12月9日，中國駐俄公使向俄國政府重申：「中國政府關於迫令蒙人停止對華軍事行動之請求，並指出在蒙軍中有俄國人，請求採取措施將其召回」。俄方答稱，蒙軍中確有一些俄國冒險主義者，但不便命令他們返回，祇能請求將此事預先通知蒙古政府，勸告蒙軍中之俄國人停止其活動。¹⁴⁹

庫倫政府總理大臣三音諾顏汗乘訪俄之機，表示蒙古政府為滿足俄中兩國關於通過三方談判解決蒙古問題之願望，在竭力制止既不利中國，亦不利於蒙古之戰爭，且已下令停止軍事行動，並將自己之軍隊從所佔陣地撤回。同時，請俄國轉知中國政府立即撤走在我們同族內蒙古人領土上之軍隊，以便於進行和平談判。¹⁵⁰ 但事實上，外蒙軍隊仍然在內蒙活動，因此外交總長孫寶琦乃向駐京俄使庫朋斯基指出：「蒙古軍隊或蒙古匪徒在多倫等地，不可容忍之劫掠行為」。庫朋斯基也認為：「此等指責並非沒有根據。根據秘密消息說，根據當地所得情報，蒙軍首領共丘克章及烏泰郡王進犯了哲里木盟北部地區，並劫掠、蹂躪和平居民」。¹⁵¹ 於是，中俄再向外蒙施加壓力，促其盡速撤兵。1913年12月29日，俄駐蒙外交代表密勒爾向俄國政府報告，稱：「(外蒙)撤回喀爾喀邊境的部隊長官已陸續回到庫倫。土謝圖王及色里圖喇嘛(烏泰郡王的兄弟)從

¹⁴⁸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83號文書。

¹⁴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86號文書。

¹⁵⁰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88號文書。

¹⁵¹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96號文書。

南邊回來，他們說蒙古民團情況悲慘，他們既無暖衣抵禦嚴寒，又不領薪餉，因此，滿腹牢騷」。¹⁵² 外蒙軍隊既已撤回，於是內蒙恢復安寧與和平。不過，外蒙統一內蒙的理念因之挫敗斷喪，統一全蒙的機會也因之縱逝不再。

1914年9月8日，中俄蒙三方齊集恰克圖舉行會議，最後訂立了中俄蒙協約，約中規定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撤去國號，哲布尊丹巴撤去帝號、年號，奉中華民國正朔，受大總統冊封，庫倫政府改稱自治官府。外蒙獨立問題，終於暫告解決，呼倫貝爾獨立問題因之也有提早定議之勢。

此時，俄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外有東歐戰線，內有革命迭起，向外滲透擴張已有力不從心之勢。中國為早日收復呼倫貝爾，置之主權之下，除不斷招撫呼倫貝爾外，又與俄妥協，中方以承認俄國在呼倫貝爾既得的特殊權益為條件，換取俄國承認呼倫貝爾為中國主權管轄下的特別區域，雙方於1915年11月6日簽訂中俄呼倫貝爾條件。約中，規定呼倫貝爾特別區歸中央政府節制，其第一任副都統仍由勝福充之，並由大總統簡任。至是，呼倫貝爾案乃告解決，呼倫貝爾重歸中國主權管轄之下，成為自治地區。¹⁵³ 呼倫貝爾回歸中國後，整個內蒙地區又重歸中國主權管轄之下。喀爾喀不但在統一內蒙的全蒙統一構想上遭到徹底的挫敗，甚至連外蒙獨立的本身也告全面瓦解。

¹⁵²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第199號文書。

¹⁵³ 關於呼倫貝爾獨立與主權歸屬交涉，請參閱：

余淑慧，《呼倫貝爾的主權歸屬交涉，1911-1920》（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7月），頁1-101。

結 論

喀爾喀王公推其宗教領袖活佛為政治領袖，建帝號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建年號為共戴，宣告脫離中國獨立，建國號為蒙古國，建國都於庫倫，進而組織中央政府，下設五部二議院，然後在沙俄的支持下，接收買賣城，出兵烏科，統一喀爾喀四盟。最後，則揮兵南下，五路進攻內蒙，同時以蒙古國皇帝的名義冊封勝福為花翎呼倫貝爾統轄大臣貝子。從前半段來看，這是喀爾喀獨立運動；從後半段來看，這是蒙古統一運動。又，從微視的觀點來看，這是喀爾喀獨立運動；從巨視的觀點來看，則是全蒙古統一的戰略構想。

俄國所以支持外蒙，是因為它希望在它的邊界線上出現弱勢而順從的國家，以為緩衝。因此，俄國甘冒與中國衝突之危險，援助喀爾喀脫離中國，不因為道義，只為了它符合俄國的國家利益。在俄國長期的滲透與鼓動下，外蒙古求助於俄，俄國援助外蒙古，二者相互為用，也相互利用。俄國因之得以深入蒙境，攫取利權。蒙古因之獲取武器彈藥貸款等軍經援助，藉以統一外蒙，進取全蒙。但是，俄國雖然願意援助外蒙脫離中國，但卻不願助其統一全蒙，因為南滿內蒙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更是中國的領土，日本為保護其勢力範圍，中國為保護其領土完整，勢必奮力抵抗，何況布里雅特蒙古尚在俄國領土管轄之內，而唐努烏梁海也為俄所強占，呼倫貝爾還在沙俄操控之中。俄蒙之間，看似利害一致，實則矛盾暗伏其中。

俄蒙既有矛盾，國力復相差懸殊，蒙方實無力對抗沙俄的

侵權，俄方因之得以玩弄外蒙於股掌之間。一旦中俄妥協，獨立必失倚恃，統一必遭挫折。倚恃外力，雖也能縱橫一時，究非長久之計。俄國方面因外困於歐戰，內苦於革命，內外交逼，其力必盡，力盡則退，退必謀和，和成約立，雖不戰亦足以屈人之兵。中國方面決定委屈求全，行捨實求名之策，承認俄國的在蒙利權，俄國投桃報李，承認中國的對蒙宗主權，則外蒙非但無力統一內蒙，甚至連自身的獨立地位也無以自保。

1913年，中俄簽訂聲明文件及聲明附件，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有宗主權，外蒙土地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中國則承認外蒙有自治權。在法理上，外蒙不但不能獨立，而且必須遵守在中國宗主權下、中國領土完整下之一部分的規定。1914年，中俄蒙三方依據聲明文件在恰克圖開會解決蒙古問題，1915年訂立中俄蒙協約，規定蒙方取消蒙古國的國號，改稱外蒙古自治官府；哲布尊丹巴取消帝號，改稱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受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取消年號，改奉民國正朔，但得兼用蒙古干支紀年。從此，外蒙不但無法統一全蒙，即使連蒙古國的國家地位也無法維持，甚至於連中央政府名義的使用也在禁止之列。情勢急轉至此，外蒙的獨立運動與全蒙統一運動，乃告徹底失敗。

又，從理念層面來看，俄方強調支援外蒙脫離中國僅止於自治而不及於獨立。換句話說，「外蒙獨立」是俄式「國中國」的自治，而不是西方式「主權獨立」的國家形態。蒙方則強調，外蒙不能捨棄內蒙而獨善其身，因此若俄方捨內蒙而不顧，則外蒙寧與內蒙同歸中國管轄而不願獨善其身。俄方最後只好脅

以若外蒙非追求全蒙統一不可，則外蒙必須有北與俄國決戰，南與中國決戰的覺悟。事實上，從當時的歷史發展來看，外蒙也從未忘情於全蒙統一，因之乃有一再遊說全蒙歸順庫倫、出兵內蒙之舉。由此可證，喀爾喀的獨立並非單純的外蒙獨立，它在理念上含有強烈的全蒙統一主張。

歸納言之，喀爾喀雖有強烈的外蒙獨立、全蒙統一的使命感，但是在俄國的壓力下，追求獨立僅得自治，追求全蒙統一僅得喀爾喀四部。外蒙若執意統一北蒙則必須與俄決戰，執意統一內蒙（東蒙、西蒙、南蒙）也必須與華決戰，外蒙在既得不到俄國的支持，自己又缺乏實力的情況下，追求獨立及全蒙統一的理念與主張，都顯得不切實際，最後不得不割捨拋棄。

外蒙統一蒙古的運動固然失敗，但這不代表它從未從事全蒙古統一運動，也不意味著它的運動僅止於喀爾喀獨立而已。它不但可以從哲布尊丹巴勸撫內蒙歸順的檄文可知，也可從外蒙一再兵分三路、五路出擊內蒙的行動判知，而且從三音諾顏與達（大）喇嘛對廓索維慈的統獨雄辯更可窺知一二。因此，喀爾喀的獨立運動，不但是外蒙的獨立運動，也是全蒙古的統一運動，它不但是思想上的全蒙統一運動，而且也是行動上的全蒙統一運動。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獻「丹書克」給哲佛的王公會議上，喀爾喀獨立運動，即是一藉機集會商討獨立、研訂戰略布署的計畫性行動。首先，傳檄內外蒙古宣告獨立，佛汗稱帝建號以建立認同中心，王公肇建蒙古國家以組織庫倫政府。其次，外蒙宣告脫離中國而獨立建國，必須覺悟與中國一決死戰。可是，

打仗需要武器，需要金錢，需要外交，於是沙俄就成為喀爾喀購買槍彈、財政貸款的外援來源、也是唯一的與國和外交上的支持者。此外，沙俄在外蒙的要求下，也實際參與外蒙的軍事行動、外交活動，並扮演以武力介入來嚇阻中國對蒙採行強硬外交的角色，用以強化外蒙對華的軍事作戰能力。最後，外蒙利用歸附的內蒙兵士以及透過帝俄代訓的外蒙部隊來攻打內蒙，並分出部分武器，支援附蒙的內蒙王公發動叛亂，也撥出若干俄國貸款來支援內蒙展開局部叛亂，喀爾喀更調兵遣將，陳兵內外蒙邊界，準備隨時支援內蒙地區的叛華附蒙行動。以上種種行動，在在都已經表現出它已不僅止於全蒙統一的戰略構想而已，戰略構想的付諸執行更表現出外蒙企圖統一全蒙的行動是一項有計劃的戰略部署與戰略行動。

所以說，喀爾喀獨立運動就是全蒙統一運動的起跑點，而全蒙統一運動則是喀爾喀獨立運動的終點站。

全蒙統一運動年表

1911年.	宣統三年.	<p>7月1日. 俄國駐庫倫代理領事拉弗多夫斯基 (Lavdovsky) 曾向駐京俄使廓索維慈 (Ivan J. Korostovetz) 報告，表示：「對我國在蒙古奉行之政策方針發生極大影響之時刻，可能即將到來」</p> <p>7月10日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向庫倫活佛進獻「丹書克」以爲壽禮，召集各盟封建王公和上層喇嘛十八人舉行會盟會議。</p> <p>7月28日 哲布尊丹巴將王公會議的決議告知俄國駐庫倫代理領事拉弗多夫斯基 (Lavdovsky)，並乞求沙俄立即派遣軍至庫倫。</p> <p>7月29日 哲布尊丹巴下令遣派王公喇嘛代表杭達多爾濟親王、呼圖克圖之助手金庫員司車林齊密特及海山等偕同五名隨員，秘密前往俄都聖彼得堡，請求俄國援助和庇護。</p> <p>7月30日 王公喇嘛秘密會議正式結束。</p>
--------	-------	---

	<p>8月15日 外蒙代表團杭達多爾濟等抵聖彼得堡，向沙皇求援獨立。</p> <p>8月17日 俄國政府爲外蒙獨立舉行特別會議，當場決定支持外蒙獨立運動的方針與程度。</p> <p>8月28日 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照會外務部。</p> <p>9月7日 清朝外務部左侍郎胡惟德以口頭方式答覆俄國的照會，表示中國對蒙新政之目的，在於改善這一十分落後地區之內部狀況。</p> <p>10月10日 高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大旗的武昌起義爆發，中國各省紛紛宣告獨立。</p> <p>11月 蒙古獨立活動家們，杭達多爾濟和車林齊密特等7人組成「喀爾喀臨時最高政府」，要求庫倫大臣三多離境，還向內蒙古、阿拉善、達里岡愛、巴爾虎等地的王公發出了統一蒙古的勸諭文。</p> <p>11月30日 外蒙王公喇嘛們行文辦事大臣衙門稱庫倫大臣三多宣布蒙古獨立，並下達驅逐令。</p>
--	---

		<p>12 月 由唐努烏梁海總管貢布多爾濟轉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獨立，肇造大蒙古國檄文</p> <p>12 月 1 日 喀爾喀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告獨立。 親俄派領袖杭達多爾濟入謁活佛，力勸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登極稱帝。</p> <p>12 月 4 日 庫倫大臣三多在哥薩克兵保護下離開庫倫，經恰克圖返國。</p> <p>12 月 28 日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服龍袍黃冠，登寶座，即帝位，為喀爾喀皇帝。</p>
1912 年	民國元年	<p>1 月 1 日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p> <p>1 月 在沙俄駐烏里雅蘇台領事館的幕後策動下，札薩克圖汗部盟長也宣布響應庫倫，宣告獨立。</p> <p>1 月 14 日夜 內蒙呼倫貝爾在庫倫蒙兵的支援下，召集各旗騎兵，佔據海拉爾，入呼倫城，宣布獨立。</p>

	<p>4月 呼倫貝爾領袖勝福在喀爾喀蒙古宗教兼政治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的傳檄號召下，接受蒙古皇帝的冊封，奉共戴年號，成為蒙古國的一部分。</p> <p>6月 內蒙呼倫貝爾接受「蒙古國」皇帝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的冊封，改奉共戴年號。</p> <p>6月18日 內蒙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出身的海山、呼倫貝爾出身的達木定蘇倫率領庫倫蒙軍及援蒙俄軍、俄國教官進迫科布多城。溥潤乃督兵迎擊，於城南擊潰蒙軍。</p> <p>8月20日 在哲里木盟科右前旗一帶發生札賚特郡王及札薩克圖郡王烏泰（Udai）的獨立事件。</p> <p>8月 烏泰約哲里木盟所屬札賚特旗、圖什業圖旗、鎮國公旗（又稱蘇鄂公旗），一起舉兵，同時宣布獨立，散佈「東蒙古獨立宣言」</p> <p>9月21日 北平政府軍攻破烏泰王府，烏泰與拉什敏珠爾逃往索倫山，又「乘夜隨同布和巴彥逃入海拉爾，由外人（按即俄人）保護前來外蒙」繼呼倫貝爾宣告獨立歸附庫倫後，內蒙響應外蒙獨立的最大事件。</p>
--	--

		<p>10 月 內蒙古東盟所屬之各蒙旗王公接到哲布尊丹巴噶文之後，在長春召開了第一次東蒙王公會議，聲明拒絕外蒙，擁護共和。</p> <p>10 月 6 日 俄使廓索維慈在俄領事館與蒙古王公——總理大臣三音諾顏、外務大臣杭達多爾濟親王、內務大臣大（達）喇嘛等舉行會議。席上，雙方曾就蒙古的領域問題和統獨問題，發生爭議。</p> <p>11 月 3 日 外蒙與俄國簽訂了「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p> <p>冬，外蒙政府決定對內蒙古各地分三路進兵。</p> <p>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方面派遣王公喇嘛等分別潛往內蒙各盟旗遊說王公喇嘛歸順，一方面派遣三路大軍，西起烏拉特中旗、經後旗、東至錫林郭勒盟各旗進犯內蒙，企圖以武力佔領內蒙，強行統一內外蒙古，建立大蒙古帝國。</p>
1913 年	民國二年	<p>中俄簽訂聲明文件及聲明附件，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有宗主權，外蒙土地為中國之一部分，中國則承認外蒙有自治權。</p> <p>1 月 23 日 在綏遠城(今呼和浩特市)舉行了西蒙王公會議，宣告拒絕外蒙、擁護中央。</p>

	<p>1月24日 庫倫政府批准兵部所擬五路出兵內蒙的奏摺。</p> <p>5月間 俄國方面突派俄國官員帶兵至克旗，恃威恐嚇，聲稱烏梁海自前清即屬俄國之地，所以「烏梁海全部地方，歸我俄人管轄」</p> <p>10月 東盟王公又在長春召開第二次東蒙王公會議。</p> <p>10月下旬 獲得補給後的中國軍隊與增援部隊開始展開反擊，痛擊來犯蒙軍，並於年底一一收復失守土地。</p> <p>秋，外蒙軍隊已控制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p> <p>秋，進犯內蒙之外蒙軍隊的補給幾乎完全中斷。</p> <p>11月5日中俄訂立聲明文件及聲明另件，規定中國在外蒙古有宗主權，外蒙古土地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p> <p>11月10日 中國駐俄公使照會俄國政府</p> <p>12月9日 中國駐俄公使向俄國政府要求蒙軍中之俄國人停止其助蒙行動。</p>
--	---

		<p>12月29日 俄駐蒙外交代表密勒爾向俄國政府報告蒙古民團狀況。</p>
1914年	民國三年	<p>中俄蒙三方依據聲明文件在恰克圖開會解決蒙古問題</p> <p>4月4日 尼古拉二世向烏梁海五旗居民宣布：「從今以後他們歸俄國政府保護。」</p> <p>7月4日 唐努烏梁海大總管貢布多爾濟向俄國提出保證書。</p> <p>9月8日 中俄蒙三方齊集恰克圖舉行會議，最後訂立了中俄蒙協約，約中規定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撤去國號，哲布尊丹巴撤去帝號、年號，奉中華民國正朔，受大總統冊封，庫倫政府改稱自治官府。</p>
1915年	民國四年	<p>訂立中俄蒙協約，規定蒙方取消蒙古國的國號，改稱外蒙古自治官府。</p> <p>11月6日 簽訂中俄呼倫貝爾協定。</p>

內蒙各盟、各旗表¹⁵⁴

盟名	盟名	部名	俗稱
哲里木盟十旗	哲里木盟	柯爾沁部	
		左翼中旗	達爾漢
		左翼前旗	賓圖王
		左翼後旗	博王
		右翼中旗	圖什業圖
		右翼前旗	扎薩克圖
		右翼後旗	蘇鄂公（鎮國公旗）
		札賚特部	
		札賚特旗	
		杜爾伯特部	
杜爾伯特旗			
郭爾羅斯部	郭爾羅斯部	前旗	南郭爾羅斯或齊公旗
		後旗	北郭爾羅斯
卓索圖盟六旗	卓索圖盟	喀爾沁部	
		中旗	馬公旗
		左翼旗	吳公旗
		右翼旗	喀喇沁王
		土默特部	
		左翼旗	蒙古鎮王
		右翼旗	西土默特
		喀爾喀部	
喀爾喀旗	唐古特哈爾哈		

¹⁵⁴ 本表據柏原孝久、濱田純一，《蒙古地誌》上卷，（東京：富山房，1919年），頁880-900所製。

昭烏達盟十二旗	昭烏達盟	敖漢部	
		左翼旗	札薩克王
		右翼旗	海楞王
		奈曼部	
		奈曼旗	
		巴林部	
		左翼旗	小巴林或巴林貝子
右翼旗	大巴林或巴林王		
札魯特部	左翼旗	東札魯特	
		西札魯特	
右翼旗			
阿魯科爾沁部			
阿魯科爾沁旗			
翁牛特部	左翼旗	東翁牛特	
		西翁牛特	
右翼旗			
		克什克騰部	
		克什克騰旗	
		喀爾喀左翼部	
		左翼旗	察哈爾哈爾哈
錫林郭勒盟十旗	錫林郭勒盟	烏珠穆沁部	
		左翼旗	東烏珠穆沁
		右翼旗	西烏珠穆沁
		浩濟特部	
		左翼旗	東浩濟特
		右翼旗	西浩濟特
蘇特尼部	左翼旗	東蘇特尼	
		西蘇特尼	
右翼旗			

		阿巴噶部 左翼旗 右翼旗	大王旗 小阿巴噶
		阿巴哈納爾郡 左翼旗 右翼旗	東阿巴哈納爾 西阿巴哈納爾
烏蘭札布盟六旗	烏蘭札布盟	四子部落部 四子部落旗	
		茂明安部 茂明安旗	
		烏喇特部 中旗 前旗 後旗	巴公 克公 喇公
		喀爾喀右翼部 右翼旗	哈爾哈達爾漢貝勒
伊克昭盟七旗	伊克昭盟	鄂爾多斯部 左翼中旗 左翼前旗 左翼後旗 右翼中旗 右翼前旗 右翼後旗 右翼前未旗	鄂爾多斯王 準噶爾 達拉特 鄂多克 五盛 漢公 札薩克
附達爾哈特旗			
歸化城土默特	歸化城土默特	左右翼旗	

察哈爾	察哈爾	察哈爾八旗 鑲黃旗 正黃旗 正白旗 鑲白旗 正紅旗 鑲紅旗 正藍旗 鑲藍旗	
		科爾沁三旗 鑲黃旗 正白旗 正藍旗	
		烏喇特三旗 正黃旗 正白旗 正紅旗	
		蘇尼特一旗 鑲藍旗	
		伊蘇特一旗 正黃旗	
		喀爾喀二旗 鑲黃旗 正白旗	

		陳額魯特八旗 鑲黃旗 正黃旗 鑲白旗 正白旗 鑲紅旗 正紅旗 鑲藍旗 正藍旗 新額魯特四旗 鑲黃旗 正紅旗 鑲紅旗 正藍旗	
		陳巴爾虎八旗 鑲黃旗 正黃旗 鑲白旗 正白旗 鑲紅旗 正紅旗 鑲藍旗 正藍旗	
達里岡愛牧廠		達里岡愛牧廠	
商都達布遜諾爾牧		商都達布遜諾爾牧	
游牧喇嘛	游牧喇嘛	錫將圖庫倫喇嘛游牧	小庫倫
		章嘉呼倫克圖游牧	多倫諾爾

伊克明安旗	伊克明安		黑龍江督軍
		伊克明安旗	
呼倫貝爾	呼倫貝爾	新巴爾虎八旗	
		陳巴爾虎及索倫	
		索倫巴爾虎八旗	
		額魯特一旗	
布特哈打牲	布特哈打牲	達呼爾三旗 索倫五旗 鄂倫春八旗 鄂拉爾二旗	
	達什達瓦		
達什達瓦額魯特		達什達瓦額魯特一旗	

唐努烏梁海

唐努烏梁海	唐努烏梁海	唐努烏梁海五旗 唐努旗 庫布遜淖爾旗 克穆齊克旗 撒爾吉格旗 圖吉淖爾旗 達爾哈達人游牧地	
各部所屬烏梁海		札薩克圖汗部所屬烏梁海	
		三音諾顏部所屬烏梁海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門徒所屬烏梁海	

參考文獻

- 《清會典》，光緒 25 年石印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 E.T. William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X, Oct., 1916.
-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影印版，民國 62 年。
- Mei-hua Lan,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 Sh. Natsagdorj, "Damdinsüren the Forefront Hero," Urgunge Onon, edited trans., *Mongolian Hero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民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1 年。
- 中共內蒙古地區黨史研究所編，《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 中見立夫著，甘旭嵐譯，〈海山與烏泰—博克多汗政權下的漠南蒙古人〉，《內蒙古近代史料譯叢》第三輯。
- 中國史學會、柴德賡等編，《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民國 70 年。
- 左舜生選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上海：中華書局，1938 年。
- 札奇斯欽，《蒙古之今昔》第二卷，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 44 年。
- 田志和、馮學忠《民國初年蒙旗「獨立」事件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余淑慧，《呼倫貝爾的主權歸屬交涉，1911-1920》，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7月。
- 呂一燃，《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5年。
- 李毓澍，《蒙事論叢》，台北：自印本，民國79年。
- 見立夫著，甘旭嵐譯，《內蒙古近代史料譯叢》第三輯，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柏原孝久、濱田純一，《蒙古地誌》上卷，東京：富山房，1919年。
- 徐世昌等編纂；吉林師範學院古籍研究所整理；李澍田等點校，〈蒙務上 蒙旗篇〉，《東三省政略》，卷二，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 郝維民編，《內蒙古近代簡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0年。
- 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73年台初版。
-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
-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1911年7月-1916年8月），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民國54年。
- 陳籙，《止室筆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版，出版年不詳。
- 復旦大學歷史系同書編寫組，《沙俄侵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

年。

程廷恆等編，《呼倫貝爾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3年。

經世文編，《民國經世文編》，外交 22，台北：文星書局，民國 59年。

鄒尙友、朱枕薪編，《呼倫貝爾概要》，北平：東北文化社，1930年。

劉序渭編，《民國以來蒙古資料彙編》，台北：金蘭文化出版社，民國 65年。

樊明方，《唐努烏梁海》，台北：蒙藏委員會，1996年。

磯野富士子，《モンゴル革命》，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

索引

三劃

- 三多 9, 11, 12, 23, 30, 55, 57
 三音諾顏 12, 13, 14, 16, 19, 30, 39, 49, 51, 61, 71
 土謝圖王 50
 大蒙古帝國 61
 大蒙古國 3, 13, 30, 33, 35, 41, 57
 大蒙古獨立帝國 9

四劃

- 中俄蒙協約 13, 50, 64
 丹比占爍 43
 丹書克 1, 52, 53
 丹珠 39
 內蒙 1, 2, 3, 12, 14, 15, 16, 18, 19, 26, 27, 28, 29, 30, 31, 32,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1, 49, 50, 51, 52, 55, 58, 59, 61, 62, 65,
 67, 68
 巴布札布 44
 巴彥巴達爾呼 33
 巴爾虎 30, 32, 55, 70
 扎薩克巴達瑪拉布坦 38
 扎薩克勒旺諾爾布 41

五劃

- 外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3, 24,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35, 36,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49, 50, 51, 52, 55, 59, 61, 62, 64, 67, 68
 尼拉托夫 8, 48
 布里雅特人 16
 布里雅特蒙古 7, 36, 49

布和巴彥	1, 36, 38, 59
布彥布和	44
札爾固齊	23

六劃

共丘克章	50
色里圖喇嘛	50

七劃

吳薩諦	32
呂巴	27
沙佐諾夫	15
貝加爾湖	16
車和札	32
車林齊	12, 13, 21, 30, 53, 55
那木薩賴	12
那彥圖	14, 18, 19
那遜阿爾畢吉呼	45, 46

八劃

卓索圖盟	3, 26, 40, 59, 65
呼倫貝爾	19, 26, 32, 33, 36, 39, 40, 46, 47, 50, 51, 49, 50, 58, 59, 64, 70, 68, 69
呼倫貝爾獨立事件	32
呼圖克圖	1, 2, 3, 7, 9, 10, 11, 14, 15, 21, 29, 30, 32, 33, 34, 36, 49, 50, 53, 57, 59, 61
奈丹札布 (Nayidanjab)	44
拉弗多夫斯基 (Lavdovsky)	2, 53
拉薩政府	13
杭達多爾濟親王	2, 12, 13, 21, 53, 61
東蒙古獨立宣言	37, 59
松木彥	43
金庫員司車林齊密特 (Tseringchimed)	2
阿拉善	30, 55

阿爾泰 23, 26, 27, 28

九劃

俄蒙協約 12, 13, 36, 39, 46, 61

奎芳 24, 25

恰克圖 1, 23, 50, 57, 64

洮南 37, 40, 44

科布多 2, 23, 25, 26, 27, 28, 29, 40, 59

胡惟德 6, 55

十劃

唐努烏梁海 33, 34, 35, 36, 40, 50, 57, 64, 71, 69

哥薩克 6, 11, 25, 57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32, 37

哲里木盟 12, 36, 38, 40, 50, 59, 65

孫葆晉 37

庫朋斯基 49

庫倫政府 12, 13, 23, 24, 25, 27, 29, 30, 33, 34, 35, 40, 44, 48, 49, 50, 52, 62, 64

庫倫皇帝 32, 37

海山 (Khayisan) 2

烏里雅蘇台 2, 21, 23, 24, 25, 27, 29, 58

烏泰 (Udai) 36, 59

索諾木多爾濟 (Sonomdorji) 45

納遜阿爾畢吉呼 (Nasan-Arabjikhu) 44

袁世凱 38, 46, 49

貢布多爾濟 33, 35, 57, 64

馬爾蒂諾夫 (Martynov) 31

十一劃

勒旺諾爾布 42

商務專條 46, 61

密勒爾 48, 50, 64

張紹曾 42

郭可華慈 (Kokowzew)	5
郭爾羅斯 (Gorlos)	39
陶克陶胡 (Toghtakhu)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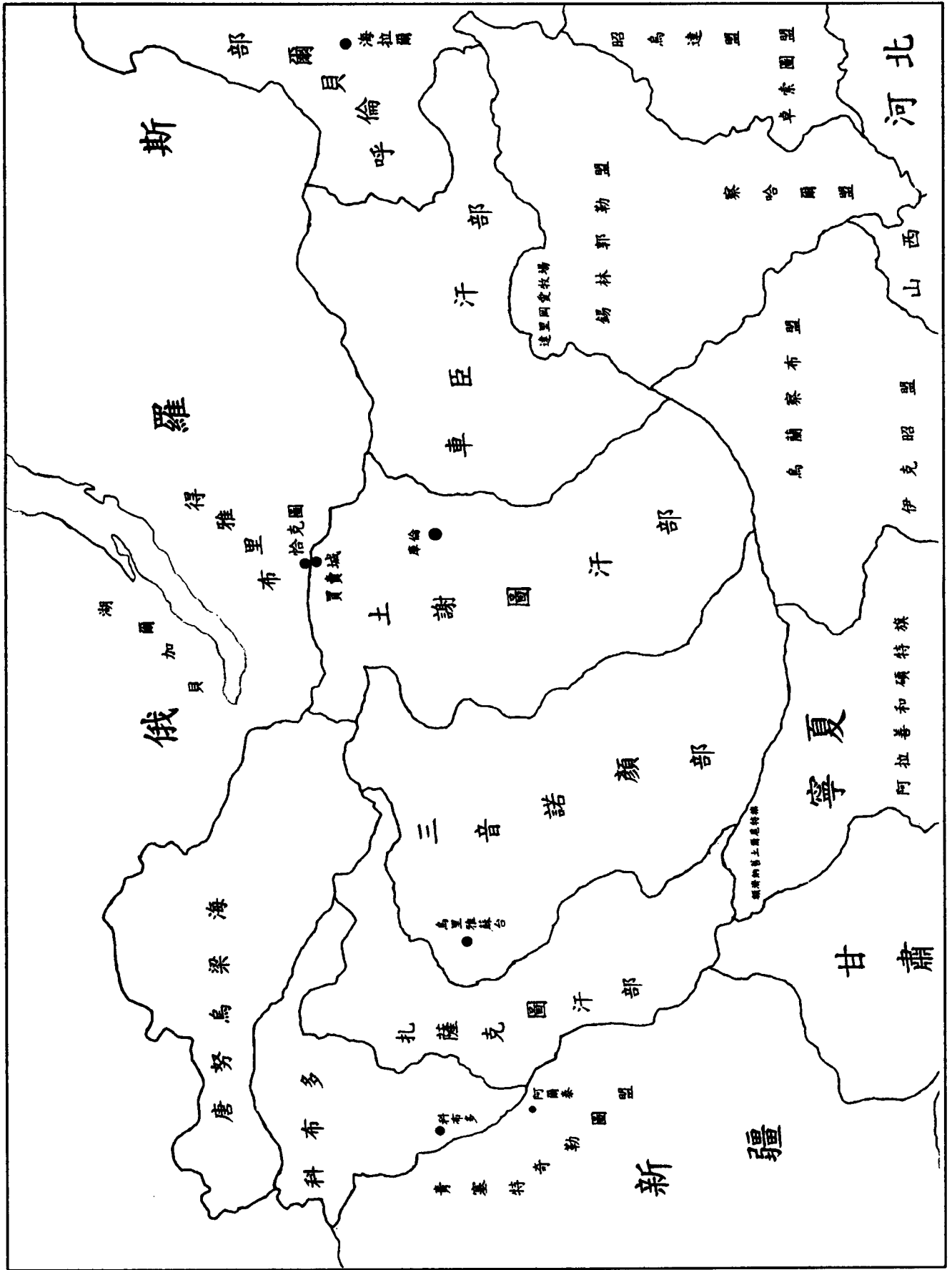
十二劃

勝福	32, 40, 46, 51, 49, 59
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57
喀亟圖統一全	36
喀喇沁右旗	3, 26, 40, 59
喀爾喀3, 5, 6, 7, 9,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3, 24, 28, 29, 30, 31, 33, 34, 36, 39, 48, 49, 50, 51, 49, 51, 52, 55, 57, 59, 66, 67, 69	
喀爾喀皇帝	12, 57
喀爾喀臨時最高政府	30, 55
棍布蘇倫吉活佛 (Yegüjeri Khutugtu)	44
買賣城	2, 23, 29, 49
黃教	10,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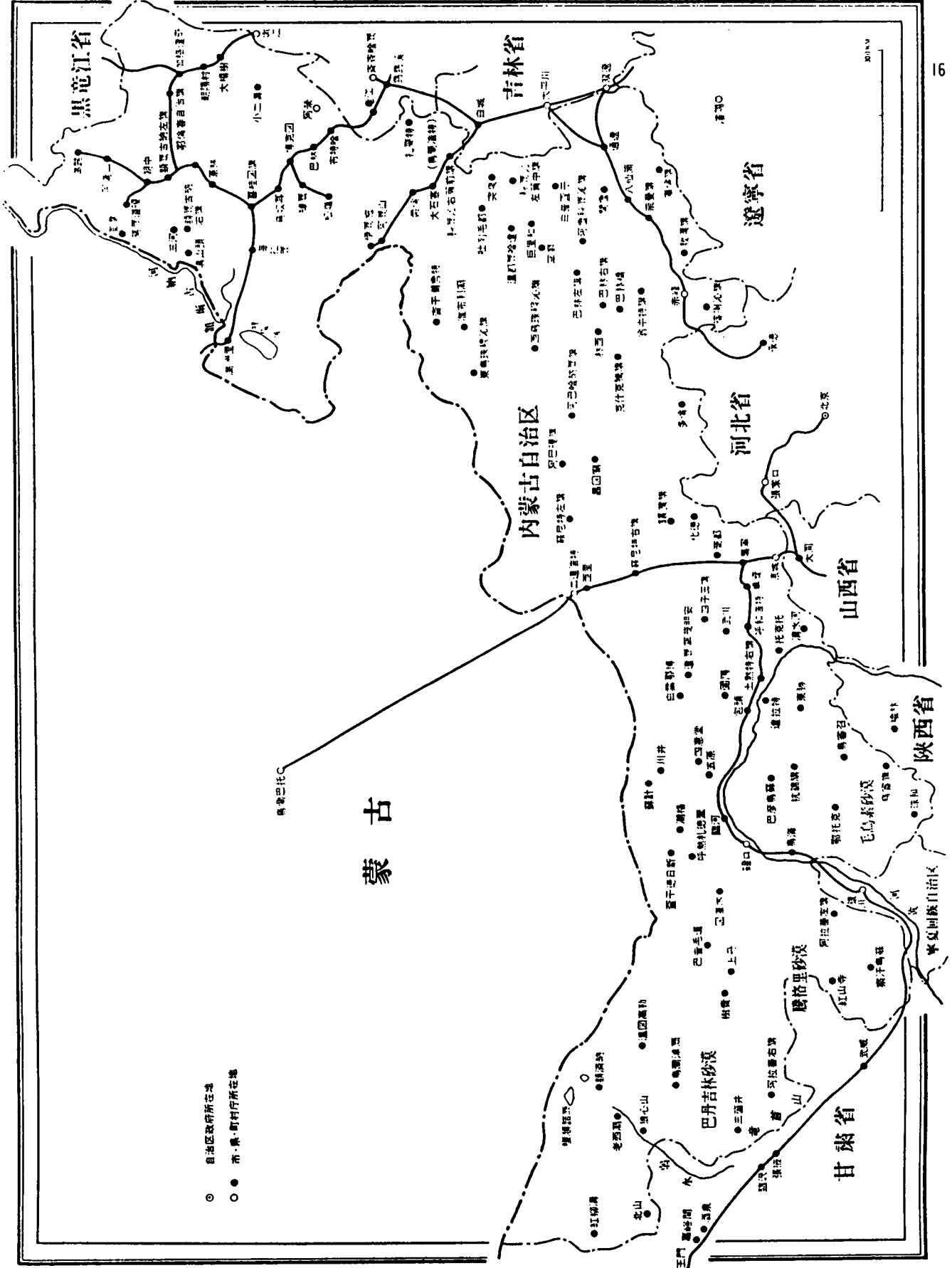
十三劃

業喜海順	37
達木定蘇倫 (Damdinsüring)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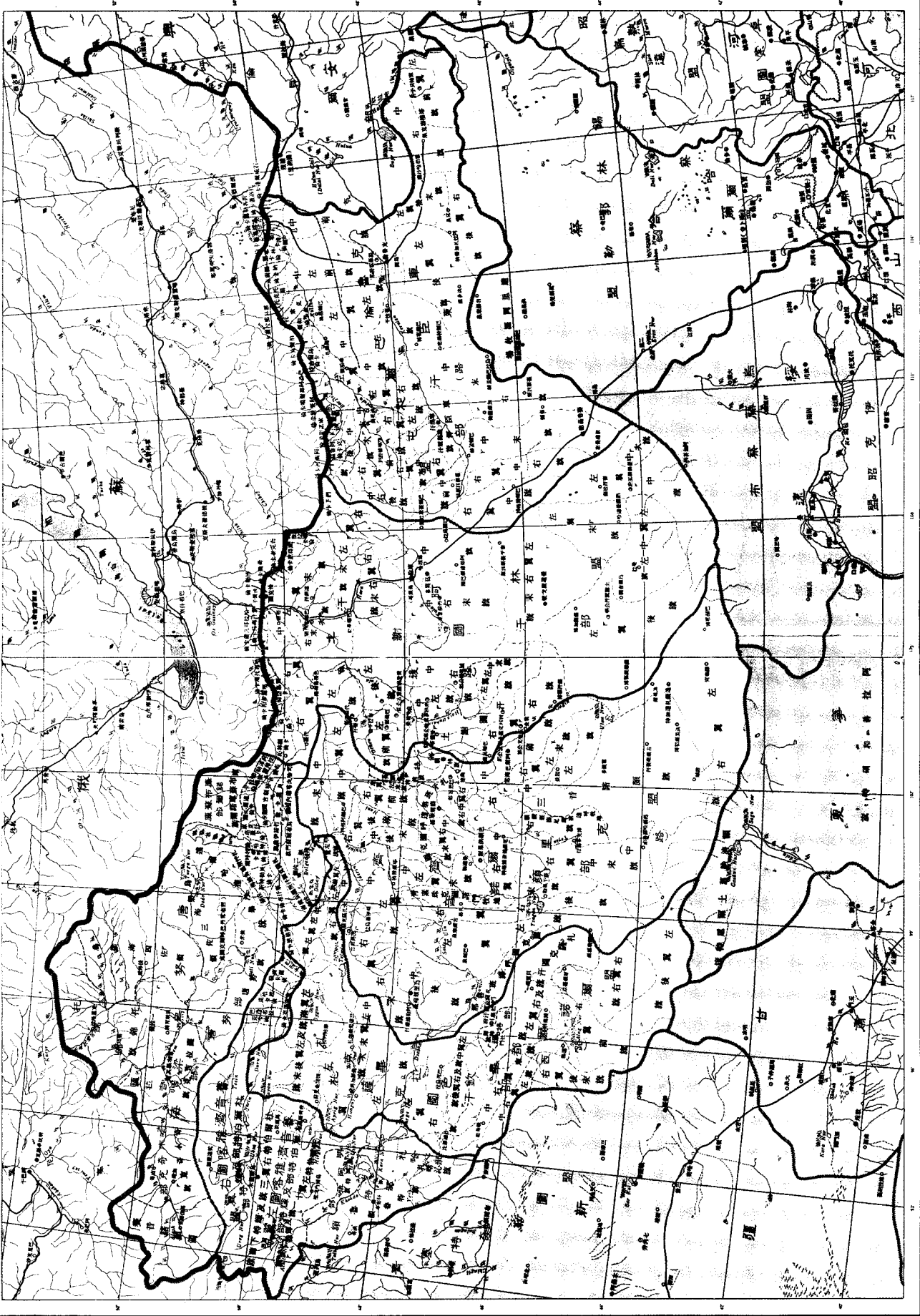
全蒙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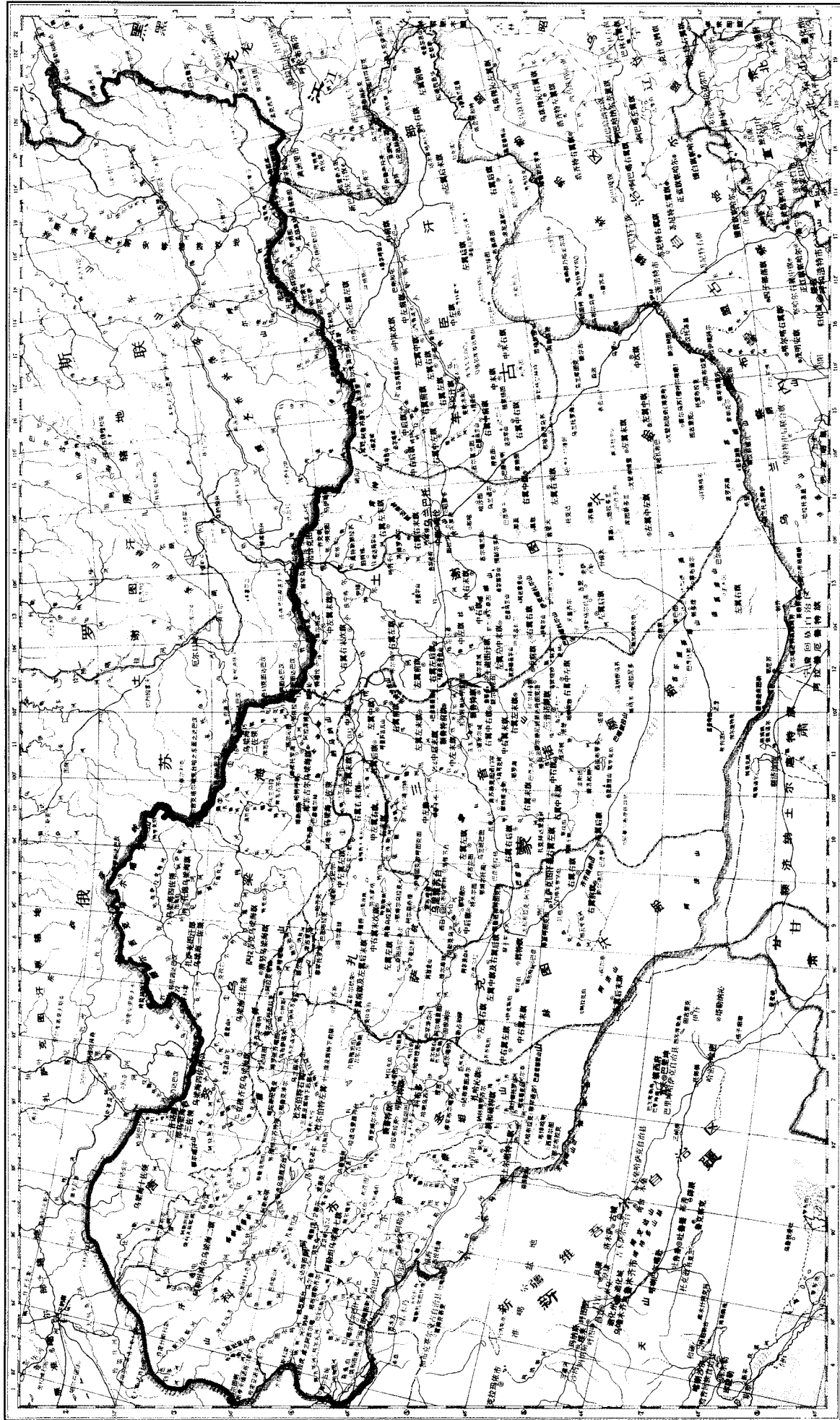


內蒙古自治區 1979年7月



○轉引自：凌雲書房編集部，《中國分省地圖》，東京：凌雲書房，1981年，頁91。





◎轉引自：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輯，《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市：中華地圖學社，1957年。